

胡林著

719
218

戰後西遊記

馬志題

圖

中華民國卅七年二月五日

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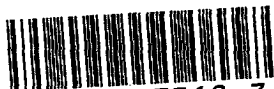
正中書局

03342

胡叔異著

戰後西遊記

正中書局印行



3 0662 7310 7

吳序

胡叔異先生以戰後西游記交本局印行，余獲先觀之快。胡先生奉派出國研究教育，余濫竽部曹時實主其事。及其由英抵美，余已先在，曾共游觀之樂。以此雙重因緣，胡先生於斯書付梓時，囑弁數言，其何能辭？余讀此新西游記，深覺趣味橫生，引人入勝，其文學價值殆可與舊說部西游記相比擬；而一則記實事，一則馳幻想，論實際貢獻，則新游記猶勝舊說部也。自海通以來，國人摹筆游英美，觀風問俗，歸而有所述作者，何慮千百數。而其觀察深刻，描敘生動，使讀者讀其書，想像其境其事，仿佛如置身英倫三島與新大陸者，則以胡先生此作爲首屈一指，此可樂爲稱道者也。抑猶有進者：世人方侈談「美國世紀」，但於美國人之精神，多僅知其尙民主而不知其崇紀律；僅知其耽逸樂而不知其

勤工作；僅知其驚新奇而不知其重實際，知其偏而不知其全，又從而效之，其弊害殆不可勝言。胡先生於日用生活及游觀宴樂之間，觀察美國人而得其真精神，記之於書，其有裨於國人對於彼邦之正確了解者，實非淺尠，此則尤爲難能可貴者也。斯書所記，曾分日在新聞報刊布，已深受讀者歡迎。茲刊爲專書，其不經而走，蓋可預卜，故樂爲數言，以弁其端，並以爲余同游之紀念云爾。三十七年四月，如臬吳俊升序於正中書局。

自序

這一本小冊子，完全是週遊世界時的記錄，沒有一定的規律，也沒有依照着時間逐日寫述，只憑一時所見到的想到的新奇而有趣味的東西，收集成文，所以只是無規律的隨筆而已。

此次出國，本是奉命考察教育，想不到英美社會供給給我如許多新奇材料，一年多的遊歷，甚至有十年也寫不完的回憶，種種五花八門，蓄積在腦中的印像，極願意介紹在國人的面前，因此除了寫述考察教育的專論以外，更引起我寫述本文的動機，並承各報章雜誌的編輯先生們，邀我寫述英美的觀感，陸續在新聞報的新園林，申報的春秋，旅行雜誌及京滬周刊上發表，其中較有系統的是每日刊載在新園林的戰後西遊記，現蒙正中書局總編輯吳俊升先生的協助，把各報各種雜誌已發表的收集整理，出版單行本，仍以戰後西遊記為名，以後仍擬續寫，預算大概可出版上下二冊。

本書的完成，首先要謝謝嚴獨鶴先生每日在新園林供給寶貴的地位，以及各雜誌編輯

先生們的合作，又承老同學吳俊升先生在百忙之中，爲本書作序，謹在此一併致謝。

在這裏，我不想再多作介紹，書中會告訴讀者們更多的東西，不過有一點希望讀者們賜與幫助的，就是本書只就個人的觀察、感想所及，難免有疏誤的地方，敬請不吝指教。

三十七年四月於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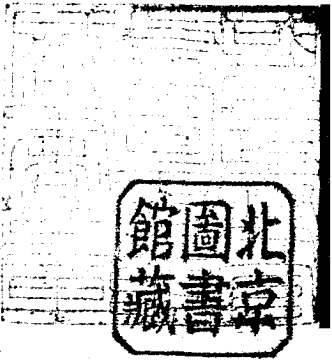
71.8
218
2

次號碼 912.2/47262
登錄號 00433
國民政府文官處圖

寂靜的旅行者

我的世界旅行，開始於民國三十五年初夏，正當盟國勝利開始，所以在加爾喀答、倫敦、紐約和華盛頓等各大都會，我曾參加過駐外使節的勝利慶祝大會，可算在旅行小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今春回到一別十年的上海，承老友獨鶴囑為新園林寫一些海外聞見，因就當時旅行紀錄中，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既沒有一定的程序，也不拘事物的大小，中國有一句老格言，說：『觀人於微』，我經過這次旅行的經驗，對於這句格言意義，頗認為可推廣應用到國外考察。因此，本篇想多介紹些竹頭木屑的細事。

作者在沒有出國前，先已定下方針，就是要主動地多走走多看。回想十多年前，曾結伴到日本去考察，當時日本對於各國文化人的訪問特別注重，凡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更要加



(南)

緊統制，不使你隨便去亂走亂看。所以我們一上輪船，東京的日華學會就給你排好了考察日程，更記得船到神戶，就有警視廳派員前來迎接，雖然也看到聽到不少資料，畢竟考察在『御定』支配下，能知道多少真況呢！何況世界潮流，崇尚自由，不民主的強迫參觀，怎能比自由在地做一個寂靜的旅行者（Silent traveler），來得輕鬆活動而有趣味！

在美國旅行，總要研究一下美國各州的區域，據他們官方正式發表的統計，美國本土劃分為三個大地區：第一個叫做北方工業區，這個區域，包括四個小區，就是（一）新英格蘭，（二）中大西洋岸區，（三）中央北區，（四）中央南區，這四個小區的範圍，擁有二十一州，占全美國本土三分之一的面積，人口總數最多。第二個叫做舊時南方奴類區域，也包括三個小區，就是（一）南大西洋岸區，（二）中央東南區，（三）中央西南區，這三個小區裏共有十六州，和一個哥倫比亞特別區，人口總數輪到第二位。第三個區域叫做西方移民區，包括二個小區，（一）山地區，（二）太平洋岸區，這二個小區，包括十一州，但範圍很廣，共有三〇八〇三平方公里，面積最大，可是人口密度最小，人口總數當然也最少。我的寂靜的旅行計劃，希望在全美九個區域的各州中，至少要去遊歷一州或

是二州，因為美國交通便利，結果總算如願以償。

至於我在英國旅行的情形，也做過三個月的寂靜旅行者，當時我住在距離倫敦郊外的一個鄉村，叫做北林山，(North Wood Hill)每天在北林山一帶遊覽，常和鄉民衆來往，看到他們用機器種田，在村莊裏蒔花卉，剪草地，參加鄉禮拜堂做禮拜，隨時和鄉小朋友遊玩，參觀各式各樣的鄉學校，在那些活動中間，也嘗到不少寂靜旅行的趣味。記得有一次，我去參加當地市民舉辦的全村秋季兒童集會，看到他們事前商量辦法的認真和周密，在籌備會裏分配定職務之後，各人切實執行，從不隨便。因此我感覺到英國人有二種特點，第一、什麼事都看得十分認真，不管公私事項，好像總有「百年大計」的看法，總想「一勞永逸」的設計。這些在英國人各種社會活動中間，隨時隨地可以表現出來。第二、歡喜研究，很細小的日常事務，一有問題，決不願隨便請教人家，總得自己先來研究。我到倫敦寓在一位開古董店的家裏，房東先生每天總要和我研究東方的物品，每晚上津津有味的同我談上一兩個鐘點。我因為有一個借此練習英語的目的，頗感着興趣。又有一次，房東的自備汽車，發生了一些機件障礙，在他家的隔壁，就有一家汽車修理公

司，但這位房東太太，每天自己練習修理，不肯請教附近的汽車修理行。我看到了有些奇怪，問她爲什麼不把汽車送到隔壁去修理，她祇回答我『有興趣』。我知道英美人的答語中，提出『有興趣』，這就證明是最重要的理由，你不應當再追問他們所以發生興趣的原因，但我當時內心觀感，確實佩服他們的研究精神！

加爾各答紀遊

幾年抗戰生活，把每一個大後方的人民，訓練得十分吃苦耐勞，當時我們在重慶鄉邨的生活，已簡單樸素化到極點，竟回復到用油盞火，住茅草屋時代！如今有機會出國，到英美去，自然十二分高興，不過當時從重慶出國，取道印度，只有飛機一種交通工具。因此乘飛機出國，並不是『放洋』而叫做『放空』。記得三十四年的初夏，我從重慶搭中航飛機印度，當日晚七時半已安抵加爾各答（Calcutta）。

加城是在恆河口之三角洲中，靠着恆河入海的支流浩葛萊河（Kiver Hooghly）左岸，是印度東方海口的門戶，地位形勢，很像我們的上海，面積六十餘里，戰後人口繁密，不

獨是印度第一大都市，並且是歐亞兩大戰場的交通要道。英人統治印度，起初以為首都，後來到一九一一年才把首都遷到德里（Delhi），我一踏上加爾各答的土地，雖然在雨季，已感到熱帶風味！太陽的猛烈，射到身上作刺痛，我在加爾各答為等候飛機，住上十餘天，參觀的地方，值得記述的可分為三。

第一為加爾各答大學，設備之完善，內容之充實，據我所知，中國多數大學，都有些比不上。

第二為印度佛教的聖蹟。佛教原是印度產生的，印度可以說是佛教的母國，誰都知道佛教的開創者是釋迦牟尼佛，他在世八十年，成道說法，亦五十年，所到的地方，非常之多，自誕生以至於涅槃，行住坐臥，處處都成為聖蹟。後人均立塔建廟，為之供奉紀念。

但最著名的聖蹟有六：第一在菩提伽野（Buddh Gaya）即釋迦牟尼佛成道處。自加爾各答坐火車前往，數小時即可到。第二個聖地是靈山（Bajair Hill）。第三個聖地是鹿苑（Sarnath），玄奘大師說：『鹿野伽藍台觀連雲，長廊四合。』大約是指此處。第四個聖地是勾尸那（Kushinag）。第五個聖地是藍毗尼（Rumbini）。第六個聖地是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Strawhat)。這許多地方都很遙遠，我爲時間所限，未能全部參觀，頗引爲遺憾。

第三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園動物園及博物館，維多利亞紀念堂。大約就記憶所及，覺得動物園內，鳥獸蟲魚，飛走潛躍，應有盡有，收羅之富，規模之大，在東方可稱第一。植物園中有一奇特之大榕樹，遠望若傘蓋，枝幹四出，無數橫幹排在空中生根，下地復又成幹，如此盤旋錯綜，佔地十數畝，生平從未見過，嘆爲觀止。維多利亞紀念堂爲英人紀念英女王維多利亞所建，在紀念堂中，立大理石像，威嚴生動，可知當時英女皇之文治與武功。此外印度博物館，亞細亞博物館等建築結構，均極雄偉，收藏亦極豐富。

九月一日應加城總領事陳質平先生邀請，參加勝利慶祝大會，到有各盟國來賓，設中英美法蘇等各國酒席，任來賓自己選取，最後並殿以舞會助興，我以翌晨早機飛英，未終席先行。次晨五時，搭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飛機飛英，第一天乘的爲水上飛機，設備精美舒適，日夜空中旅行，平穩如履平地。第二天起，改乘陸上飛機，飛機名達柯塔 (Dakota) 一切設備稍差，經埃及之開羅，橫渡地中海，越馬爾他島及法之馬賽，直趨英倫，計時四整天一夜。如此飛行，縮短空間，節省時間，在平時不過便利交通，一到戰時，卽爲勝利唯

一條件，海外航空業之發展，必爲今後各國競爭之焦點，自無待言。

從長空俯瞰恆河

從加爾各答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E. O. A. C.）飛機，循印度恆河西飛，第一天是水上飛機，裝飾與配備，十分現代化，有精緻的房間，有美麗的茶室，旅客坐位，尤其舒適，完全流線型裝置，彈簧墊可以坐臥兩用，再配合了室內的人造空氣，和不傷目力的日光燈，彷彿是大旅館的華貴客室。加以水果點心，一匣一匣的早放好在各人的坐位旁，可以任意取用，可惜我不慣長途飛行，這種好福氣，還沒有資格享受，坐上飛機幾小時後，就感覺到頭暈目眩，華貴的坐位，和精美的小吃，都不感興趣。但是幾位英國武裝同志，都是在遠東戰地奉召回英的，他們興高采烈，食量既大，腹中正苦沒有補充，因此我的一份食品，無條件送給他們做慰勞品，也算是我空中的戰地服務！

飛機衝破熱浪，一直沿着印度恆河西向，俯視無量數沙，要爲着衆生虔祝，這是金剛經上有一句「無量恆河沙數身」的來歷。我正在感覺頭昏眼花，抱頭假寐，聽到同行的兩

位先生，正在詩興大發，唱和甚樂。我一邊聽，一邊想着，你們在幾千呎高空吟詩，真可以說是「高吟」。

宛如初進大觀園

經過了五天四夜的空中旅行，穿過最熱的非洲，旅客大都感覺身心的疲勞，忽然聽到駕駛員報告：「今天可以在英國本土降落，再改乘火車，將進入世界第一大都市倫敦。」我們是怎樣地興奮！一會兒飛機在倫敦數百里外的——Herz 機場降落了！一輛很美麗堂皇的接客大汽車，已等候着旅客了。先把我們送到入境旅客檢查處，經過了檢驗身體，檢查護照及行李，兌換英幣等各種手續，然後再用很漂亮的接客車送我們到車站，我們在車站等不到一刻鐘，就有一列特別快車開進月台，中間留好兩輛頭等客車，當然是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包定，送我們旅客到倫敦用的。我們依次上了車廂，所有行李和一切物品，旅客不用費心招呼，他們給你一張行李提單，只等候你到倫敦維多利亞車站去領取就是了！我因為退出上海之後，在西南大後方，六七年不乘火車，今天到了英國的頭等車廂中，彷彿

劉老老進了大觀園，到處都感覺到新奇有趣。不過在車廂裏也發現了許多戰時設備，像燈火管制（Black Out）以及一切「莫談軍事」「嚴防間諜」等標語，雖然裝置得很精美，可是我們看了還能回想到戰時倫敦飛彈空襲的可怕。

當時我在軍中默想，我從飛機降落英國本土起，一直到火車向倫敦出發，中間經過了若干次進入英境必要手續，隨時隨地感覺到英國人的做事迅速，有秩序，有禮貌。一個航空公司的招待員，穿着十分整潔的制服，說上極輕快漂亮的英語，笑容滿面，溫文爾雅。使旅客們看到了聽到了，把所有僕僕風塵的身心疲勞好像服了一劑清涼散，頓時完全消失了！忘記了！你想，這是何等聰明的策略！要爭取海外飛英的每一個旅客，先有一種留英的好感！這一套招待旅客方法，也可說是國民外交的一種姿態！無怪羅斯福總統說每一個留學生都是私人大使！因此我們海外旅行者的動態，更要隨時隨地，留意到國家體面！這是出國者必須養成的一種習慣，至於英國鄉村的優美環境，不但疏疏落落的村莊，縱橫一貫的道路，整潔可愛，甚至田野林木，也許因為樹木栽植合法，與修剪得宜，也表現出特殊的美態，毫無荒涼單調的情況！當然「小橋流水」「竹籬茅舍」難得進入你的眼簾，因

此想到中國畫上的『荒寒』風格，西洋人是不大會欣賞的雅興的。

東西兩霧都

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首都，居英格蘭（England）的東南，位置在泰晤士河旁（Thames），距離泰晤士河入口處，約有四十多英里，原來的倫敦市，（County of London）範圍不大，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後來工商業發達，擴大市區範圍，叫做大倫敦市（Great London），有八百萬以上的人口。這次世界大戰，歐州各盟國流亡政府集中倫敦，同時因為軍事關係，全英各地的人民，都搬到倫敦來參加抗戰。

我到倫敦時，據稱人口數將近千萬，總數超過紐約。中部是商業區，各大百貨公司、銀行，和各業的交易所都集中在這裏。西部是政治區，皇宮、議院，都建築在這裏。泰晤士河南岸是工業區，各種大工廠，多設立在這一段地段，無數的烟突好像樹林，把白晝薰染成了烏黑的世界！

同時因為氣候潤溼，終年溫和多霧，常常和工廠中的烟煤混合起來，籠罩全市，所以

稱爲「霧都」。

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都知道的盟國二大「霧都」，常被敵人轟炸，這就是指倫敦和我們的戰時首都重慶。當時重慶被日機狂炸，因爲多霧多山多防空洞，損失並不重大，就此震動了西戰場「霧都」的軍政首長，倫敦的參謀部特別派了軍工專家，飛到東戰場的「霧都」重慶來，實地考察我們防空洞的設置。在這次二次世界大戰中，能吸引英國軍事家光降到重慶來請教我們的軍事工程設備，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事，這就由於「天時」相同，中英兩國湊巧大家都有一個「霧都」的天然保衛。

倫敦的君子之風

我在倫敦住了三個多月，大部分時間爲參觀與旅行。和倫敦人民接觸的機會很多，知道他們有禮貌，守秩序，真有謙謙君子的風度，較之戰前在上海的英國人，常持手杖打人力車夫，以此作爲遊戲的那種傲慢舉動，有天壤之別。我在印度，有一位武官同我說：「英人到印度，組織東印度公司，開發印度，有了成績之後，就自命不凡，趾高氣揚，不

但把亞洲人不在眼裏，連自己固有的君子風度，也完全拋棄在一邊，所以，我們在亞洲看不到英國人的好處。你現在就要到英國去，却一定會看到真的英國 Gentleman的態度和舉動。在倫敦多住幾天，你必然會感覺到倫敦人士，確有「君子之風」。

記得我有一次實行「寂靜的旅行者」的計劃，在倫敦郊區遊歷，爲了人地生疏，幾乎做了「迷途的羔羊」，幸有倫敦紳士的殷勤指導，毫無困難。

譬如說：好幾次我在倫敦街上行走，稍稍一停，舉目四顧，若有所失，迎面來的英人，馬上就來問你，*May I help you?* 意思是「我可以幫助你解決你的困難嗎？」我如果要問路或詢問商店地址，他不但指導你如何走法，有時竟陪你同去，這樣的熱忱，真使你感激。

英國政府現在儘量獎勵生產產品，選擇最好的出品，送到國外去傾銷，爭取世界貿易權，質地不好的留着自己用。我初到英國，倫敦已發明原子筆，但倫敦市面上却不許出售，大批做好了，先送到美國去傾銷。英國人民，儘量刻苦耐勞，從不怨政府，好像每個人民，都知道英國這次大戰中損失慘重，尤其在經濟方面，先要全國人民緊縮，度過難

關，非如此就不足以復興英國。我和英國人談話和無線電廣播中，常常聽到這種論調，是何等深刻的教訓。反觀我國，個個人只曉得喊『米珠薪桂』，但是細細地考察社會上一切生活，依舊在窮奢極欲中爭逐；『國奢則示之以儉』的論調，要被人吐棄爲老朽，看到英國人民的榜樣，實可警惕。

統制物品的嚴格

依照英國戰時規定，外國人一進入倫敦境，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先至首都警察廳『外國人登記處』，辦理登記手續，照例呈驗護照，經過當面詢問之後，付英金一鎊，和本人照相二張。第一步領取『外資登記證』一冊，和『臨時國民身份卡』一張，然後將這兩種文件，到你住居地方規定的糧食辦公處，(Food Office)領取統制配購證書，(Ration Book)有了這本統制配購書；你可無憂衣食了。

住居倫敦的任何人民，倘沒有『統制配購證書』，有了錢也買不到任何日用品，因爲英國人在戰時統制食物和衣服日用品，相當嚴格，規定每個人的衣服和糧食，有一定的辦

法。

在英國食物中像雞蛋橘子蘋果等營養品，只准兒童和孕婦配購。服裝中除了帽子外，一切都要憑證購買，假使用完了應有的購衣證，就沒法再添購。

凡是外來的人民，一到倫敦，如三天內尚未領到上項購物簿及購物證，房東或是旅館主人就監察你去辦理，否則不留你住宿，人民有知識擁護法律，國家的政令，自然容易推行了。而英國在戰時物價的平穩狀態，不至於上漲，都是嚴格統制日用品和採取憑證購物所產生的好結果。所以當時我在倫敦，見到英國人着舊裝的特別多，穿新衣服的就一望而知為初到倫敦的外國人。人民以穿舊衣服為光榮，這也值得我們三思！

倫敦的神祕之街

壁克地廣場（Piccadilly Circus）是倫敦最熱鬧的區域，彷彿紐約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和上海的日昇樓。在這一段地帶劇院、舞場、影院、酒樓、飯館所有各種現代化的娛樂場所，應有盡有。一到晚上，另有一種神秘的活動，當然不離「色情」二字。最覺

得奇怪的，到了晚上十點鐘後，就有各種小書攤出現，出售香艷的低級趣味一類書報，富有性感的裸體畫，和各種裸體表情畫片，洋洋大觀，無奇不有，在這種書攤上任你選擇。據說這一段地帶，很有些像戰前上海的神秘之街，一樣地有一般鷄皮鶴髮而裝得像貴婦人樣子的，專事吸引青年們去解決性的煩悶。

大都市的夜生活，自有各式各樣的夜遊神出現，點綴出五光十色酒綠燈紅的繁榮大會，倫敦雖是大英帝國的首都，他無論怎樣帶上紳士化的面具，也畢竟逃不了我們那兩句「食色性也」「錢能通神」的古話，有極香艷的色情故事演出。我們當時自付「老上海」到海外旅行，何妨探本窮源，來一個痛快的研究，總因書卷氣太重，再加上幾十年「君子自重」的教育力量，也就作罷了。這倫敦下層社會的觀察，現在想起來，我們一般長衫朋友，還是缺少這種實幹的勇氣，從另一點上說，也可算是一種失敗！

街頭的景色

從萬里路以外，跑到世界第一大都市倫敦來觀光，日常耳目所接觸，覺得中英兩國的

不同，究竟有那幾件事？一個初秋時節的清早，我一個人在倫敦街道上，默默地一邊想，一邊走，看着浸潤在露水中兩旁樹上的黃葉，給剛從東方昇起的太陽光，曬射得格外透出鮮妍金黃色，那時我正走向海德公園，後面趕上來的男男女女從笑語聲裏，聽出他們正談論到他們自己的愛侶，——各式各樣地洋狗。同時我就看到每個人手裏都牽了一頭愛犬，更從他們走路和談論的情景裏，曉得他們是到海德公園去「放狗」。這種輕快的神情，正和上海跑馬廳旁一早就有許多人提了鳥籠立着或蹲着「沖鳥」一樣地興趣濃厚！如以中國人「養鳥」的理論，去推測英國人的「養狗」心理，當時我確有一點奇怪，因為中國人一只手高高地托着鳥籠，嘴裏銜了捲烟，有時定睛仰視行雲，側耳細聽鳥語，可以呆立着長久不動，那種舒適神態，在中國叫做「寫意」，至少是代表有閒階級的樂趣。

可是英國的有閒階級，跑到公園裏「放狗」，還是健步如飛，急衝衝地跑得很快，他們一邊「放狗」，一邊以走路代運動，呼吸新鮮空氣，實行健康生活。中國人以消磨時間為「閒」，在「閒」裏尋快樂，英美人却以「忙」為規律的活動，越活動越有興趣，所以他們的娛樂，大都是動的。有時他們自己開了汽車，無目的地兜圈子，認為也是一種行

樂。再拿喝酒做例子，英國人喝酒；一大杯一大杯地喝，中國人喝酒，一小杯要分幾次來喝，喝酒要越慢越有趣味，耗費時間越長，越有「雅興」。似乎這個「雅」字和「閒」字的哲學，一到英國人腦子裏，也許會費盡心思，還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在戰時一遇空襲警報，倫敦街上可以碰到戴禮帽穿禮服拿手杖的老紳士，很自在慢慢地踱進防空洞，逢着婦女，還要來一個 Ladies First，這是英國人的「君子作風」。同時，我想到我在重慶遇到警報，聽說幾位時髦小姐太太，先要進房對鏡子照一照，搽一搽粉，再急急奔進防空洞，在防空洞裏避空襲，也竟會拿出小鏡子來化裝，這是中國婦女們的喜歡漂亮，也可說是中英國民性的不同。

倫敦的出差汽車，至今還保持着古老面目，我到倫敦第一次僱出差汽車，看見方方正正的樣式，和戴上老光眼鏡的車夫，把我幾乎笑痛肚子，後來我問英國人：你們新車很多，爲什麼不把出差汽車來一次改良，裝得漂亮些。他們回答我很簡單，說是這種古老的出差汽車，還是很切實用，第一：牠具有高高地車廂，戴了禮帽乘坐，不必脫帽低頭。第二，牠有寬大的坐位，不但可多坐人，並且不會擠縐禮服。第三，因爲新車既多，自然方

正的老式車，倒成了出差車子的一種特殊商標。有此幾種特點，何必要把牠改裝流線型呢。我聽了，便證明了英國人的富於保守性。

馬蹄聲得好像很有節奏的音樂，從很遠的地方，漸漸清晰地送到我的耳朵裏，猛抬頭就有一匹高頭大馬拖了極笨重的貨車在馬路上行走，這一幅圖畫，我在倫敦僻靜的街道上常會碰到。

最使我驚奇的是極高極大的那匹馬的雄姿，以我的推測，那種馬的軀幹，要是把上海常見的馬去比較，至少要超出二隻以上，因為我從未看到如此大馬，越看越有趣味。有時乘馬車停在街道上的機會，我竟會像小孩子一樣走到馬身邊，從頭部、胸腹、四足、毛皮、一直到尾部，細細地觀察牠各部份的狀況和活動，竟會看得出神，呆立街頭不動，要一直目送牠走得越出視線為止。雖然這種大馬，外貌似乎很凶猛，可是十分馴服，牠拖的是一輛長方形的卡車，裏面裝着無數盛滿了牛奶的玻璃瓶，節奏似地走路，可說是『彬彬有禮』，『進退有序』。駕馭這種大馬的，都是些年逾耳順的老頭兒，既無火氣，更沒有發脾氣的機會，嘴裏銜了紙烟，一邊吸，一邊噴，從這種神態裏，證明他是一位老有經驗

的駕駛者。他的頭一上一下地搖動得十分自然，好像他正在靜聽自己的呼吸，以及馬蹄聲是否很合拍的奏出前進的音樂。他老是把馬鞭子放在一邊不用，因為牠每天都是走一定的路線分送牛奶，所以停止和起步，老馬早已識途，更無需『馬上加鞭』。

紐約的地下城

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地下工作者都負着艱鉅的使命，有壯烈的表現，在每個人心頭總不會淡淡地遺忘。這『地下工作』四個字，是一種不公開的工作。但是；現在的美國，已有真正名符其實的『地下工作』，那就是在六七十層巍峨矗立的房屋之下，尚有四五層的地下房屋，不但是房屋，連停車場、火車、電車、以及衣食住主要工作，都在地底下活動。河面上架了橋，還不夠，在河身下，建築了隧道，所以，二十世紀的新式都市的發展，已不是陸上，而是在地下和空中了。

紐約人口，超過上海一倍以上，繁榮甲於全世界，假如沒有近百層的房屋，所有建築仍祇如上海的十八層高，再加上沒有地下的城市，那混亂的狀況，也許比上海還要劇烈幾

倍。

紐約的繁榮，也可說借助於地下工作的，所以地下城是地上的助手。紐約的地下城，在『下城』（Down Town）一帶像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大中央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本薛文尼亞（Pennsylvania）等幾個地帶的車站，有極偉大的建築，單是講行駛地道車的車站，有着五六層的地下城，乘客往來起落於『地下城』，有着三種不同的交通工具，一種是步行的階台。一種是用電力活動的『自動階台』，叫做『活動樓梯』。一種是自動升降機，經常自動的升降，乘客川流不息的上落。洛士中心（Rockefeller Center）是一種現代化的大都市建築，東面是以第五馬路（Fifth Ave.）爲界，西面到第六馬路（Sixth Ave.）南北從四十八街起到五十一街，這一方塊熱鬧地段，上面矗立起六七十層的純鋼避火建築，著名的影戲院，像廣播城（Radio City）及美國著名的廣播公司（R. C. A.）都在這一個洛士中心一段建築中。

而地下面也有好多層的建築，極精美的飯館、酒排間，以及百貨商場，開設得十分富麗堂皇，和地上的沒有什麼分別。

因爲地下城如果沒有了電燈光，就變成黑暗世界，雖有好建築，也不能使用，所以地下城的電燈裝置，十分重要，試想，日夜不分的天天要用電燈，這地下城的電燈裝配與管理，確是一種專門技術，我當時在地下城遊覽，就有這一種感想，可惜我不學電機，否則倒可以作一種極有趣味的攷察。還有地下城的空氣調換，比較地上城當然格外重要，此外如冷熱人造空氣等等衛生設備，在地下城都有極精密的裝置。所以紐約的地下工作者，並不因常在地下而損害他們的健康，這是一位美國醫師所給予過我的一個答案。

地下工作，因爲沒有街道上車輛來往的紛擾，環境比較安靜，所以工作效率，決不減少。我們都曉得紐約的人口，比此刻的上海，要多到一倍以上，汽車公共汽車、電車，以及出差汽車，也比上海要多上幾倍。雖然他們街道寬廣，交通管理周密，加之人民恪守紀律和秩序，可是畢竟在極熱鬧的地帶要走過一條馬路，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爲密如蛛網的多方面交通街道，車輛和行人的擁擠，也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家都提心吊膽，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感。因此好多穩健份子，尤其是從四鄉初到紐約來的鄉客，情願先行「入地」，跑進地下城去，可以舒舒服服的走過幾條街道。

記得去年冬天，我在洛氏中心一家商店中和一位朋友到紐約的中國領事館去，從五十一街跑到四十八街，完全在地下城穿過，當時外面大雪紛飛，地下城中却溫暖如春，我笑對朋友說：美國的地層建築，如此講究，如此舒服，他們的『地獄』，也許勝於我們的『天堂』。

奇妙的停車站和升降機

地下工作的設計，我覺得最神妙的，要算紐約的『地下停車場』，和倫敦的『自動發音升降機』。紐約滿黑登（Manhattan）區的下城，熱鬧情形，可以說世界第一。平常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下午辦公時間，來來往往的汽車，在初到紐約的人看見了，一定會頭暈目眩，其汽車數量之多，聽到了更要使你咋舌。美國人自駕汽車，已成慣例，因此在下城的汽車停放，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紐約警察爲了交通和安全問題，對於馬路上汽車的停放，有極嚴格的規定，因此幾毛錢一小時的停車場，在下城一帶，也應運而開設了不少，可是畢竟還不夠，所以在洛氏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一塊最新式的建築地帶，有了一所

極大的『地下停車場』。

這所地下停車場，據說上上下下可以停放三千輛汽車，這種地下停車場的組織，甚為週密，停車場的大門，有『進路』，有『出路』，截然爲二，譬如說：我開着汽車去停放，一到大門口，就有人來照料，拿出一張有號數的卡片，一半插在你的車子上，一半給你對號領取汽車，這樣你的汽車，就交付他們保管停放了。因爲各人的汽車，開進去的時間不同，同時停車的數量又過多，所以你拿了對號停車證，到這個現代化的地下停車場去領汽車，當然是一件極複雜的工作，但他們可以在兩三分鐘內，就把你的汽車開出來交還給你，這又是何等簡捷！不知道是如何運用着機械電化的工作，纔能得到如此神速的效果。

在倫敦有一處地道車站，旅客從地道中走出來，想到地面上去，必須乘『自動升降機』，這座『自動升降機』，看不到什麼人操縱，完全利用電氣，自動開門關門和升降，並且與播音機配好了，會自動地說話，指導旅客。我爲好奇心所驅使，特地去乘坐一次，記得那一次，我在地道車裏出來，跟了其他英人走到這座自動升降機的外面，聽這座機發

出話聲，說是：『現在升降機到站了』，就看到升降機慢慢地降落到你的前面，再說：『先開門，請各位旅客依次走進來』，『請大家站好！』『現在關起門來，上升了』，『現在到了地面車站了，開門，請各位依次走出去，再會！』這一套招待旅客的說話，和機門的開關，機身的升降，竟是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完全自動。可惜，我沒有時間去研究其中究竟如何利用電力操縱，由此可以證明英國是隨時隨地，拿機械來替代人力節省人力，這當然是各種新事業進步的一大原因。

紐約越深廣的地下城，大都建築在數十層地上房屋的下面，究竟先造地上的房屋？還是先興地下的建築？假使是先建築了地上房屋，又如何進行這個房屋下面的掘土工作？我在紐約走到地下城時，腦海中常浮起這樣一個問題，但還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

吃在倫敦

我初到倫敦，因為語言風俗習慣，一切都在人地生疏的情況下，因而鬧出了不少笑話，可是這種笑話，又確是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譬如說：一日三餐，上館子吃飯，起初

也並不簡單，在那密密層層的菜單上，滿印着精美的盤形文字，雖然是英文，但生疏的字，也不在少數。還有許多菜單，爲了要顯出高貴、神氣，全篇都印上法國字的菜名，當你踏進飯店，一入了客座，拿着菜單的年輕美麗姑娘，就會走上來說：「Yes Sir, next please」，這一套話，意思是說『先生，輪到你了，請點菜』。她注視着你，等待着，但客人却正在探索各種菜名的解釋，這種窘況，真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沒有辦法，祇好敷衍寒責地隨便點了幾隻菜，根本吃不慣，也惟有勉強吃下去，真所謂『嚼蠟無味了』。

有幾次受了飢腸的驅使，走進了滿座皆是高鼻藍眼的飯店裏，因爲你是個外客，就不約而同的有幾百隻眼睛死釘住你，使你臉上自會發紅，甚至會『進退維谷』。在戰時，尤其在節省人力的英國，有許多飯店，沒有侍役，完全要客人自動，那種自動吃飯的辦法，開頭也得學習一番，你如果沒有依照了『入境問俗，入國問禁』的古話去做，也就會處處碰壁。

有許多飯店裏的客座，是有時間性的服務，你不先問個明白，在過了時間以後，盲目的坐下去，便等到天黑，也不曾有人來睬你。戰時倫敦厲行節食，規定每人至多點三道

菜，就是一湯一菜一點心，我有一次點完了三道菜，再預備多點一道，那女招待便說：「對不起，我沒法幫助你」。言下似乎有一種譏諷的態度，爲了吃飯的不合習慣，感覺到不少麻煩，真是『天下無如吃飯難』了！

路角大廈（Corner House）這一個名詞，是倫敦特有的一種吃飯的地方，大都建築在熱鬧大街的街隅路角，相當富麗堂皇，可是倫敦紳士，却以此爲大衆化的食堂，大約因爲在那裏吃飯，具備了『普通』『經濟』和『迅速』三項條件。這種路角大廈的飯館，沒有小房間的雅座，場面雖然偉大，但都是些普通客座，每天在規定吃飯時間內，可以常常見到排隊吃飯的鏡頭。這種飯館，也分自助餐和非自助餐兩種，所謂『自助餐』，就是飯館裏預備好了各式各樣的公司菜，要客人自己去拿，吃了自己付錢，沒有人來侍候你的簡化辦法。所謂『非自助餐』就是飯館用了女招待來侍候客人的。前面一種吃法，當然經濟迅速。後面一種吃法，比較寫意，除了多費時間以外，還要多化小帳。

在路角大廈吃飯，有二種好處，第一吃飯的人多，一個寂靜的旅行者，真可利用機會，冷眼看出一大批大批英國人的吃館子哲學。所謂倫敦紳士，一到壯年，就喜歡拿手

杖，戴禮帽，進路角飯店，自然不願意例外。於是這手杖禮帽兩樣東西，進飯館之後，便成爲累贅，尤其在吃自助餐時候，一方面要招呼自己的禮帽和手杖，一方面又要拿菜盆，不免顧此失彼。好在他們都有幾十年的經驗，也就不覺得手忙腳亂。當他們見了婦女在自已的左右前後，他們的君子作風，更容易表現出來。『退讓』、『留神』、『鎮靜』，一切尊重女性的姿態，好像只有倫敦紳士，最會實地表演，而且在路角飯店裏演出，又似乎最覺得親切有味，我每次在路角飯店裏吃飯，有時看得出神，比吃還感覺興趣，可以說有吃有看。

音樂這一件美妙的藝術，也是路角飯店裏獨有的點綴，吃飯時有一班樂隊在台上奏樂，且聽且吃，一曲奏畢，無論如何，總不會忘記來一個『鼓掌如儀』。此外如輕輕地談話，嘴吧張開時，不露出牙齒來，以及吃湯不會有聲音等等吃的禮貌，又似乎每個人都畢業於幼稚園，從小就養成了好習慣。

講到『午後茶』，凡到過英國的，沒有不知道是一件吃的重要禮節。倫敦紳士在四時左右，不吃『午後茶』，倒並不是感覺飢餓或缺少營養，而是有失禮節，真像我們蘇州紳

士。如果下午在家裏不吃點心，好像是有關面子，所以在下午三點半以後的午後茶時間，路角飯店的客人，就特別擁擠。

吃午後茶，除了極簡單的幾色西點外，那真真是吃茶，特別每人都有一把茶壺，慢慢地可以喝上幾杯，邊吃，邊聽音樂，在這時候，板起面孔的紳士風度，也是不會碰到的。因為吃午後茶，不宜太快，所以最合格的茶客，要推上了年紀的老夫婦，那種輕快得意的神態，真是盎然現於面，尤其在老光眼鏡下，看着一班年輕的人，進來吃茶，似乎他們會回想到自己少年時的情趣，不時露出會心的微笑。

中國城中中國菜

中國人遊歷英美，爲了環境改變，在生活上有最感不慣的三件事，第一是吃，第二是洗澡，第三是理髮。外國人的吃，因爲過份注重了營養，並不講求調味品的配合，生的冷的東西，當然比熟爛的更富於營養，但是生冷的東西，滋味畢竟比不上熟爛的好吃，何況我們中國人，生性不大喜歡吃生冷的東西。再從烹調方面說，外國人的烹調多用電氣、煤

汽鍋灶，當然比不上我們特別攷究火功，這「火功」二字，在外國主婦們，是不大容易學會的，因為火功完全是人力的藝術，在機械式的電熱中，萬萬不會表演出來。還有如何運用調味主要品如油鹽醬醋糖等，外國人採用的方法，也和我們完全不同，譬如說燒一個雞，我們用各項調味品先後和雞放在一起煮，自然燒出來的雞，來得格外可口，外國人煮菜，却只懂得老老實實的白燒白燉，並不把調味品和雞一同烹煮，而是把燒出來的雞汁，另外取出來，再和以調味品，燒成湯汁，等到吃雞的時候，再將這湯汁澆到雞肉上面，因為美味的雞汁，早已提出，和雞分爲兩部份，當然不會「入味」。

這種烹調，我們認爲太簡單，但英美人却當做一件極複雜的事情。至於煮雞的方法，在我們有「一鷄三吃」「一鷄五吃」各種辦法，另外還有「八寶鷄」「香酥鷄」等五花八門的吃法。我有一次在紐傑賽州和一位美國太太講述，她聽了很出神，認爲「聞所未聞」，當然更「吃所未吃」，馬上請求我在她家裏來一次表演，可憐我只懂得吃鷄，臨時要我實地試驗，烹調法確有些爲難，當時我便舍難取易，撇開了鷄，答應她在下星期日舉行一次紅燒乳腐肉的表演。

事前我特地到住在紐約國際大廈的幾位中國女學生那邊，先來一次請教，再到「中國城」買好了乳腐，等到星期日，親自帶到她家裏，當場表演，這位美國太太，確實研究心切，約好了另外二位主婦，和她的二位姑娘，拜我做老師，參觀我的烹調方法，我一邊講，一邊做，她們一邊聽着，一邊做筆記！美國的姑娘，天性都很活潑，他們看我做菜，同時還會扮出各種鬼臉，贊嘆我的手法神秘。結果，乳腐肉總算燒成，因為醬油不好，對於紅字，不甚切題，有些慚愧，但等到大家吃肉時候，我就利用機會，特別提出孔夫子所說「割不正不食」的意思，拿「方正」來表示君子作風。同時再拿倫敦始終保持着方方正正的出差汽車，做一個牽強附會的例子，笑得大家噴飯，這算是我的國民外交勝利。

因為中國菜在海外相當出名，所以在英美各大都市，到處都有中國菜館。這種菜館，大都是廣東人開的，當然吃的是廣東菜。在外國人心目中，便認定廣東菜就是道地的中國菜，其實外國人吃的廣東菜，早已變質。因為外國人用刀叉，喜歡吃冰淇淋，所以美國各地中國菜館，為迎合美國人心理，專門有一種菜，配好了一湯一飯一點心或是冰淇淋給美國人吃，叫做「美式中餐」。這次大戰，美國人到中國來的特多，所以最近美國人也知道

他們在美國所吃的中菜，不是真正的中菜，於是他們在美國結識了中國朋友之後，第一件事，就要請求中國朋友帶他們到中國館子裏去，吃真正的中國菜。留美的中國學生，想交際美國女朋友，進中國館點吃中菜，可算是唯一的固定節目。要是這個「固定節目」長期演下去，中美聯姻的大軸戲，常常會極自然地演出，這是一位老留學生告訴我的結論。

在倫敦，紐約和三藩市都有中國城（Town China）是中國僑商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國館子特別多。其中以三藩市的中國城最爲偉大，僑胞人數也最多，在三藩市中國城吃廣式點心，特別精美。紐約的中國城，熱鬧雖比不上三藩市的中國城，但中菜館大大小小，各式都有，佈置也相當富麗，其中當然以「美式中菜」爲最多，定價也比紐約其他中菜來得昂貴，因爲紐約中國城，也算是紐約的一景，世界各國人士到紐約遊歷，把進「中國城」當做一個固定節目。每天在下城四十二號街一帶的遊歷客車，或是旅行社裏的導遊者，常常在喊着「中國城去嗎？」遊客一到中國城裏，當然大吃中國菜。

紐約第二個中菜館集中的地方，在上海城的一〇二街到一二五街一段地帶，因爲國際大廈和哥倫比亞大學都在這一個範圍內，因此中國飯館裏的顧客，大半是男女留學生。

「學生飯」就比普通吃館子不同，中外倒是一例，這一帶中菜館裏的「學生飯」是十足廣式，毫無美化，價格也很便宜，大約美金八角，便飽餐一頓，可以使久別了中國的一般留學生，嘗一下家鄉風味，相當滿意。

羊城酒家在紐約西五十一街，因為靠近紐約總領事館，便成了中國外交界和官方請客的地方，設備陳設，相當富麗，飯菜也很精美，可惜壁上所掛的幾幅花卉山水，充滿俗氣，大都是玄妙觀三清殿裏的手法，毫無書卷氣。我曾幾次請主人更換，廣東人生性硬礪，不肯聽從，其實這種畫給外國人看了，真是貶低中國藝術的聲價。

波士頓不但工商業繁盛，因為附近的康橋市（Cambridge）有世界聞名的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以波斯頓在美國也算是文化城。因為文化城，就少不掉是有一個小小的中國城，來作爲一種點綴。我去參觀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時，會到過城中，吃過一次中國飯。在飯館裏，遇到了不少我國留學生，都是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學生。據他們告訴我，這裏的中國菜館，精製廣式點心，價廉物美，比紐約中國城的點心，要強得多了。那天我吃到了鷄鴨大包，和鷄肉燒賣，和上海的廣式點心，不相上下。

上海飯店，開設在紐約市上城百老匯路與一百二十五街之間，要算是紐約唯一的中國館子。蘇式紅燒肉，和寧式豆腐炒蝦仁，頗爲可口，侍者都會說上海話，也是特點之一。（在美國所用侍者中菜館都是廣東人）在紐約的一班上海朋友，趨之若鶩。紐約中國銀行，世界貿易公司，以及資委會辦事處中的職員，和東南江浙各界旅美人士，大都以該館爲聚餐之所，我當然也是老主顧之一。記得這一家飯店的壁上，懸有商震將軍所寫的「美盡東南」四字，不但字體挺秀，也饒有書卷氣。

倫敦的壁克地（Piccadilly）和嘉陵十字路一段熱鬧地帶，也有不少中國菜館，上海樓、新世界、探花等等名稱，都算是中國菜館的代表作，又因爲只有上海樓一家會做豆腐，所以生意特別好，可惜價錢太貴。新世界小吃比較有名，菜肴也便宜。探花規模很大，樓上樓下都有舞池，多「英式中菜」。請外國人去吃，比較適宜，至於東倫敦中國僑商集中地段，也有不少中國館子，他們所做各式各樣的中國菜，確是道地的中國味道，可惜地點距鬧市既遠，布置也比較古老，不夠現代化，所以在倫敦不很出名，總之在倫敦吃中國菜，更不如紐約的價廉物美。

英國的衣食配給證

在戰後，外國人到倫敦來，第一件頭痛事，是領取身份證和配購證。第二件感到麻煩的，就是你要化費若干時間，去弄清楚那本衣食配購證（Ration Book）的如何使用。這一本小小六十四開的購物證，相當複雜，包括衣食兩大項，由英國糧食部發給，這本小冊子我至今還保存着，作爲絕好紀念品。

全球各國，各色各樣的人物，進入倫敦，雖然他們使命各有不同，但一視同仁，要領到這一本配購證。當時倫敦人口將近千萬，就是至少要預備好千萬以上的配購證。在倫敦，大家知道這本小冊子的重要，竟可說相依爲命。

配給證因爲分發的數量太多，紙張及裝訂，十分簡單，在封面上，照例寫着領證人的尊姓大名，和住址，這三項必須要和你身份證上所列的相同。封面上最重要的一項。是糧食辦公處的番號，這本配購證，共有三十八頁，其中七頁，除了爲衣着添購必須用的印花外，其餘都是配購食物時應用的，食物的種類，分肉、蛋、奶油、乾乳酪（Cheese）、鹹

肉、糖六種，還有茶葉，也在配給之列。

英國婦女和美國人一樣喜吃糖果，所以巧果力糖、奶油糖等，各種糖果小吃，每人也有限制，在這本小冊上有「積點」(Points)一項，是專供買甜食小吃用的。例如規定你每週一次甜食，在買甜食的時候，必須先交出你的配購證，由商店店員，剪取你配購證上的「積點」；看你的「積點」多少，再確定你應該買多少甜食，換句話講，要是你本週的「積點」早已用完，就是有錢，甜食也不能賣給你。聽說倫敦有好多婦女，因為糖癮太大，常借了別人的「積點」，來買甜食，對於這一點小小的弊端，他們說是「只認積點不認人」。

衣服的配給，是憑印花券(Coupon)配給的，一件大衣，要十八個到二十個印花券，一條領帶，要一個印花券，一件襯衫，看質料的好壞，要四個到八個印花券。如果你一年內所有的購衣券都用完了，就沒有辦法再添新衣服，商店裏的夥友，必然要先問明了你有多少購衣券，再讓你選貨，常常爲了缺少一二個購衣券，檢好了一件衣服，就此買不成。

倫敦的水果，都要從外面運進來，憑證買水果，更不是一件易事，配給制度，是倫敦戰時的產物，聽說至今還沒有取消，足見英國戰時的物質損失，相當重大，但人民的刻苦精神，也真值得佩服！

忙迫的工作·鮮艷的標語

在倫敦因為戰後糧食統制，多了無數糧食辦公處。這種糧食辦公處，密佈在倫敦每一角落裏。每一個糧食辦公處，管理若干地段居民的糧食，這種糧食分區配給辦法，用數目字來排列。我第一次領取配購證是在 L.36 的糧食辦公處，就是說我進入倫敦後的糧食，由 L.36 管理配給，以後寓址變更，必須先到糧食辦公處更換所居區域的番號，所以我在倫敦因為三次移動寓址，就變更了三次糧食辦公處的番號。

我看出糧食辦事處一天的工作，最忙的就是辦理番號和人數，變更的登記手續，每次到糧食辦公處，常見到一大批等候的人民，排成極長的行列，在那裏請求更換登記。糧食辦公處的職員，大部份是女性，這就可證明戰時英國男子大都服務於軍隊，所以用女子來

幹這種工作，英國在戰後，女公務員的數量，原已特別增加了。

在這辦公處裏，見到各種圖畫標語，都是精美彩印，鮮艷奪目，像「糧食先送前方戰士」，「爭取勝利，必先愛惜糧食」，「營養品先配給兒童和孕婦」等標語，還有各種糧食產額的統計，以及英國歷年人民死亡統計圖表，當時我就發生了兩種感想，第一點，就標語圖表的內容說，英國人眼光遠大，做一件事，總有永遠的統計，在「勝利第一」「糧食第一」的條件下，還要人民注意衛生營養，同時看到將來人力的可貴，把未來主人翁和他們的母親，（兒童與孕婦）早為準備，將營養品儘量緊縮，儘先配給他們，這可稱戰時教育，無孔不入。第二點，我覺得標語的印製和取材，也值得我們研究，標語要醒目，要選出最重要緊急的事情來做標語，而廢去一切無病呻吟的標語。標語又不輕易貼出來，一經選定貼出，就要切切實實地做到後再更換。至於標語的式樣，又一律要美化，因為標語雖然是一種臨時應用的刺戟品，但牠的質料，也要顧到永久性。

以上這一段「標語須知」的談話，記得是倫敦糧食辦公處裏一位女公務員對我講的，她說完之後，又提出一個極堪回味的問題：「聽說貴國革命後，一切進步，人民多有貼標

語的經驗，我方才所講的話，恐怕先生早已知道，是的嗎？」我當時只好若無其事，輕微地回答一聲『是』，其實我內心自忖，實在有些慚愧，如今回到闊別十年後的上海，看到各式各樣的標語，似乎還是一套『打倒式』的作風，標語的印製，更不免因陋就簡，粗製濫造，再回想到倫敦姑娘所提出的問題來，更好像無話可說了。

牛奶那裏來？

英美人注重營養，食品方面，最注意的是牛奶的供應，人人需要牛奶，天天需要牛奶，牛奶在他們的心目中，簡直不可或缺。以前在外國小說中看到貴族女子洗浴用牛奶的故事。不免歎為奢侈，但也可以拿這淺近的例子來證明牛奶在英美確是最重要的日用品。如果一旦牛奶來源斷絕，在他們竟等於中國的米麥絕跡，必然會引起不可遏制的恐慌。倫敦的人口有一千萬，他們一日數餐，都離不掉牛奶，因此供應一千萬人口的牛奶，不但是個很龐大的數目，同時也竟是一件奇妙的事實。

在上海吃牛奶的人，認為中產以上的人家。但在倫敦，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人送牛

奶去，在深晚到清早，從城郊看見輸送牛奶的車輛，到處皆是。如果英國的交通工具，也像我們國內那樣缺少，那麼牛奶送到每個人家裏，已是中午，牛奶也早經發酵變質了，

倫敦市當局，曾爲牛奶的製造、分配和輸送，盡了很大的努力。要是牛奶製造和轉運問題，在事前沒有深切的計劃，一定會把牛奶變成疾病的傳染劑。

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也曾幾次三番，在倫敦郊區內，想搜尋牧場，並觀察他們牧場的管理，牛奶的製造和運送，以及乳牛的食料保護法，可是很不湊巧，除了在倫敦有一次放映科學教材，看到一種牛奶製作的影片之外，從沒有機會，得到實地研究的資料；對於如此龐大的牛奶供應量，而很難發見乳牛和牧場，至今還覺得是一個奇妙的問題，

紐約的靜

只要一聽到大都會的「繁華」兩字，我們總會下意識地意味着一陣子喧鬧、擁擠，夾雜着電車輪軌聲，汽車喇叭聲，小販喊叫聲，以及種種刺耳的聲音，時間一久，甚至會麻木了每個人鬆弛的神經，而如臨大敵似的緊張。但是講到紐約，却使我們意想不到，紐約

確實是最繁華的，但是，紐約的「繁華」，並不像上面所說那種情形，相反地更襯托出她特有的沉靜，有秩序，有條理，不，還更有一種超脫的「鎮靜」。

在紐約的「路上行人」，只管向着目的地往前走，如像什麼事都與我無關，絕對不會中途停留，所以，一大堆一大堆阻碍交通的人羣，是不大容易見到的，同時汽車的喇叭聲，也不大聽到。我想美國人初到上海，最感到奇怪的，一定是滿市的汽車喇叭聲。

在紐約汽車的數量，雖然要超過上海數倍，但很少聽見喇叭聲，駕駛人除非到了緊要的時候，不輕易掀喇叭，就是掀喇叭，也不會像警報一樣不斷的掀下去，因此在紐約下城一帶，幾條特別快車道上，每天來來往往平行排成六條線路的汽車，只聽到汽車擦過馬路嘶嘶的聲音，絕少聽到喇叭聲，這可說是鬧中取靜的紐約汽車。美國人開汽車，喇叭聲如此之少，却還有人提出議案，要制定公路上夜間使用喇叭的法律，就是說最好把汽車喇叭聲設法裝成一種音樂，那末汽車開在公路上，必要時掀喇叭就只聽到一陣音樂，市民不至破粗暴的聲音驚擾清夢了。

「一馬離了西涼界……」一陣歡笑聲，京戲完後，接着香格里拉又唱起來了，久住在里

弄房子中的作者，早已『司空聽慣』，這種耳福，只有我們上海人享受得到，紐約的公寓中，是大多數居民的住所，每個住戶，大概總有一架收音機，但他們的收音機，開得低到只供一個人可聽的程度，要是像上海家家戶戶開收音機，一定會把全部公寓，沉浸在音樂聲浪裏，鬧到一個什麼樣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熱鬧，也可說寄托在各樣的聲音裏，里弄裏藝術化的對罵聲，鞭打小兒聲，叫賣聲，這都是從朝到晚固定的節目。火車站上，那更不得了，火車一到，乘客下車時那種吵鬧，幾乎要人回憶到逃難的情景。紐約的中央總站，本薛文尼亞車站，旅客雖多，却異常寧靜，站上雖然也有小販賣報和售賣零星雜物，但絕對沒有像中國那樣高聲叫喊，也沒有拖泥帶水的還價，他們手裏拿了預備出售的物件，上面標着價目，慢慢地走過你的面前，你要買就可招呼他一聲，叫貨式的高聲售物，是不會有的。

在飯館裏，吃飯當然是主要目的，談話便是吃飯時的附帶條件，在美國飯館裏，也有這種習慣，可是他們講話聲音，特別放低，好像習慣了耳語式的，不會給別人聽得到，在中國，除了極秘密的事件，必須悄然對話以外，在茶坊酒肆中，還不是高談闊論，甚至於

高歌狂笑。

紐約生活的緊張，當然以地道車的表演，最爲精采。但清晨七時至八時上辦公廳寫字間的一段時間，在極度擁擠的地道車裏的乘客，隨時可以看到他們「極靜」的一個鏡頭。當你踏進車廂中，人都擠滿了，坐的立的，都是「人手一報，」鴉雀無聲，除了高速度的輪軌聲外，靜得可以聽到乘客翻閱報紙的聲音，因爲他們正凝着神，各看各的報，當然沒有人會高聲讀報的。

廣播城(Radio City)是紐約最大的影戲院，整天的開放，一批一批看戲的人，排了隊等着，戲院執事人員招待這成千萬的看客，分兩行或四行的前進，依次購票，都用極輕微的聲音報告，大批的看客，除了輕輕耳語外，沒有什麼熱鬧的雜聲，一進戲院，都是軟厚的地氈，自然走路也沒有聲音，就坐後，數千看客的寂靜作風，竟會把一座繁華的廣播城，變得好像一座寂靜無人的空城。不過話要說回來，美國人在公眾地方，隨時隨地都有靜的訓練，惟有車站輪埠以及戲院公園男女情人接吻聲，都是越響越熱烈，在這種鏡頭下，就沒有靜的姿態演出，這確是一種特別作風。

門雖設而常關

紐約的摩天樓，幾十層直聳雲霄的高大建築物，雖然外表宏大，牠的吞吐口——門，却除了門戶較多以外，和我們上海所習見的洋式門，一樣大小。要是門的大小，和建築物的高低，成了正比例，像我們中國宮殿中的大門一樣，那麼摩天大樓的門，正不知怎樣的高而且大，但實際上美國的門，依據建築物的式樣，有着很多的種類，最普通的是兩扇門，門面寫出「推」和「拉」，還有一種輪轉式的，川流不息地旋轉，這也是在上海所常見的，並沒有什麼出奇。

比較奇妙的，是運用電波的作用，自動的開門或關門，這稱爲「電眼」，就是說，兩扇玻璃門，裝置了「電眼」以後，由於電波的作用，兩方面的電眼，能發出一種肉眼所看不到的電波，使玻璃門經常的關住，等到人走近玻璃門時，身子隔斷了電眼所發出的電波，彈簧門就自動的開了。

恕我不科學的談論「電眼」的作用，總之所謂「電眼」，也是利用電力來代替人力，

每個客人走到門口，不待你推門，門已自開，請你升堂入室，這是我在紐約的一家大公司裏親自經歷到的。戰前上海好多洋行，有專司拉門的巡捕，神氣十足，鄉下人望而生畏，要是早有了電眼門的裝置，不但節省人力，同時也是根絕司關者慢客的一種科學方法。

我們的田園詩人陶淵明寫過一句，『門雖設而常關』，可說是為美國人寫照，美國人的辦公室、寫字間和私人住宅，一切房屋上的門，都是常常關住的。

在美國，不必在門上寫明『隨手關門』，可是每個美國人，都懂得這套禮節。不但如此，隨時隨地入室關門的習慣，美國人也早已養成了。聽說英國人的君子作風，更要出奇，丈夫公畢回家，從外面第一回進入自己的臥室，也要像生客似的先敲門，靜候妻子在室內答應了，再推門入室。說到嚴重些，如果丈夫不敲門就闖進去，不但認為丈夫失禮，潑辣的嬌妻，竟可據為理由，控告丈夫不尊重她的自由而提出離婚。在紐約有一位西友告訴我，在美國警察捉人，明明知道他在旅館的某某號房間內，但不能闖進去，也須敲了房門，然後進入，說明理由，拿出證據，纔帶着犯人走，總之任何房間的開關，是相當鄭重的，不像我們中國，隨時隨地，可以闖入人家。甚至于半夜三更，查旅館的先生，隨便打

門進入臥室，如是美國人聽了，一定會說：何以中國人有這樣大的自由權。

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進出大都不用「前門」，大家習慣用「後門」，在紐約的公寓中，根本找不到後門，一進幾十層的摩天大樓，第一課就要學習「太平門」(Exit)的使用、方向和地點。所以外國人租房子，最注意「太平門」，彷彿中國人租屋，一定要查後門，同樣是爲安全着想。紐約幾十層的旅館裏，每層就有好多紅色燈光，指示「太平門」方向的線路，一座摩天大樓，有好多「太平門」，所以紐約的小孩子，從小就要指導他們走出太平門的方法。當然安全第一，也就是「太平」第一。

閒話電梯

在都市裏只要多住上二三年，電梯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在一座公寓的門口，你只要踏進電梯，喊一聲幾樓，自會有人替你關門，開門，根本不必操心。但是，在紐約以及美國幾個大城市中的高大房屋中的電梯，不像上海的容易，這種複雜情形往往會超出你的想像。

因爲美國人的生活起居、辦公，大多數都在高樓大廈內，所以，電梯在他們的生活交通中亦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如果電梯沒有，走樓梯的話，走到上面，已下辦公了，剛走到下面，又上辦公，那不成爲笑話嗎！

所以在紐約的一所六七十層的房屋，平常都有十座以上的電梯，因爲少了不夠應用，也要像上海的電車一樣擁擠了！但是，十座電梯還簡單，還有不易分清的，快車和慢車，快車有一上十層，有的一上十幾層不等，慢車便和上海的大同小異了，更有一種一上三十層，再上六十層，假使你要到三十五層，便先乘到三十層再乘慢車到三十五層，所以你不弄清楚，而目空一切，乘錯了電梯，便要茫然不知所措了。

再有一種電梯，是拿方向來分別的，如果你住在大廈的東面，你必定要乘東面的電梯，否則一定要乘下來，重新再乘。而珍貴的時間白白地浪費了！因爲美國的人力很珍貴，不像中國有的是人力！豪門家庭，可以用了二三十個男女僕人不以爲奇。

所以有許多電梯是自動的，你跑進去，在裏面有許多按鈕，上面寫着1 2 3等數目字，你要上三樓，便把3字一揷，便自動地上去了，到了三層，他會自動地開門，你走出

電梯，他會自動地關門，假使電梯在頂上一層，你在底層要用電梯，也只要在電梯底層門上一揪電鈕，電梯會自動地慢慢地降下，將到底層前幾秒鐘，見到門上紅燈發光，就知道電梯已到，一會兒紅燈停止，電梯門自動開放，你便可走進電梯內。

假使你要乘到五層去，你只要把5字的電鈕一揪，要是有人揪過了3字電鈕，他會先到三層再到五層，他也知道順序而進，順序而下，所以在電梯內，二個客人同時揪4和6字，如果在上面下來，一定先到六層，再到四層，如果從下面上升，一定先到了四層之後，再上升六層，這是科學的優先權 (Priority) 先後辦法一律，沒有情面和地位的分別！

關於電梯的上下，都有各種的記號，有的是聲音，何種聲音是代表上升；何種聲音是代表下來。還有一種是燈光，譬如紅燈代表是下降，綠燈是代表上升，還有一種上下用電燈光箭頭做記號。

電梯的乘客，也有限制，只乘十五人的，多一人便不可。紐約高大的建築，常常有一種電梯，專門給公司裏職員應用。客人是無法乘坐的。客人走差了電梯，一定會碰到不客氣的對付，總之乘紐約的電梯，並不簡單，怎樣乘坐電梯也得來幾課學習，因此有乘電梯

專家的發現！真所謂『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

那就是許多大廈前面的電梯，站了好多穿了制服的電梯招待專員，專司詢問，你不清楚可以去詢問他們指導你直上摩天大樓！所以，老上海初到紐約，也像鄉下人進城！電梯照樣不敢乘。

開電梯的小姐，穿上畢挺的制服，動作敏捷，說話漂亮，邊開邊說，把各樓的貨物名稱，報告無遺，送你直上摩天大樓的百貨公司，使你在電梯裏有看有聽，不感寂寞。因為美國姑娘們上街購物，進百貨公司是固定節目，所以一般年輕人，很喜歡乘坐百貨公司的電梯，擠在脂粉隊裏，從底層直上最高層，不但飽餐秀色，據說還有進一步更好的機會！（自然有色人是容易碰到的。）

美國有許多旅館，用黑人開電梯，這般人，愛鈔如命，紐約花事，藏在旅館裏的，他們瞭如指掌，旅客踏進電梯，四顧無人時，只要暗中給他一張美鈔，他對你作一個會心的微笑，就負起導演使命，當晚就有香艷的鏡頭。其他各種暗殺搶劫等黑幕新聞，凡是在旅館裏演出，與這般人似乎都有關係，他們真是大旅館大公寓的祕密領港，這是一位老紐約

告訴我的秘聞。

美國大學生，極多自食其力，服務所得，補助生活。因此開電梯是一種最好的學生職業，紐約各大學裏的開電梯，一部份就是本大學讀書的大學生！工作以鐘點計算，和上課時間不衝突，這是極好的工讀制。

美國唯快以爲寶

美國人講求效率，對於時間的經濟，可稱無微不至！隨時隨地，總以快速爲貴。自助餐館（Catereria）密佈紐約商業區下城一帶，就是爲了爭取生意勝利，不能不講究吃得越快捷好的辦法，所以產生了最經濟的自助餐制。

紐約證券交易所，不但裝有紐約同支加哥間的對講電話，並且大家裝有自動發報機，像新聞電一樣地一天到晚不停地自動發報，報告倫敦和歐亞各國的股票市價，隨時決定賣出買進，稍爲一慢，就有幾十萬到幾百萬美金的出入。快的效率，真是嚇人。

紐約人行道上，無論男女，只聽到闊闊的皮鞋聲，一批一批的人，一直前進，好像都

有什麼要緊事情，在幾分鐘內一定要趕到的樣子，地道車、公共汽車和電車的門口，只聽到放進五分錢的銀幣聲，和自動計人機器拍搭一響連續不斷地一長排乘客一個一個順次走去，各自向前走，不會牽絲攀藤互相謙讓先走，或是會鈔，來浪費時間。

因為走路不夠快，要坐汽車，汽車有紅綠燈慢下來，所以紐約特別造出一種沒有紅綠燈的單程三線快車道，只准前進，不准停留。從上城到下城幾十哩的康莊大道，可以開五六十英哩的速率，一會兒馬上就到。

地道電車比地上電車要快，可是站站要停，還嫌不夠快，所以有雙線特別快的地道電車。一開就是幾十條街，在地下像火龍似的前進。車廂門反正都是自動機械化的，所以車子到車站電紐一揪，好多車門一齊自動開了，一邊乘客下來，一邊乘客進去，電紐再一揪，十幾節的車門一齊自動關上了，繼續前進，從不耽擱一些時間。

從紐約到華盛頓，比上海到南京的距離，要多上一半路，爲了好幾家的鐵路公司，（美國鐵路都是私人企業）大家競爭營業。大家提出穩快爲標準。所以華紐火車來往，只要四小時就到。每半小時一班，紐約和華盛頓對開，早上晉京去辦事，晚上回紐約住夜，

不生問題。可是還嫌慢，所以有飛機往來於紐約華盛頓間，一天有好幾班對開，那末只要一小時多就可到達。

美國交通發達和便利，還是從大家求「快速」一個條件下造成的。美國人交際，也喜歡快速，所以和美國人往來，總是一見如故，就像幾十年的老朋友。不像英國人，一定要有十年訂交的君子作風！

這次大戰，美軍到中國戰區來，和我們士兵初次見面，「頂好」一聲，好像大家都是老吃糧似的，彼此間毫無隔膜。就此並肩作戰到底，完成最後勝利。這也可以說在「快速」一個條件下打着了勝仗！

講到美國男女社交，你總不要死記中國社會通用的那種禮節，也是以「快速」為標準，你要是見到女朋友，認為合意！你切不要放過她，馬上就要進攻，速度的熱烈，美國姑娘不但不討厭，並且要說一聲「謝謝你」！要是照抄我們一套小生這邊有禮，斯文的求愛辦法，定要失之交臂。上海以前流行的時髦歌曲「特別快車」一段求愛情形，當然是瞎三話四，可是拿來描寫美國青年男女的快速情愛，真夠資格！

中國人社交看重面子上的敷衍，忘記了時間經濟一點，雖然是熟朋友，路上不期而遇，仍舊要彼此招呼停下來，說上一串無謂的客套話。小輩碰到長輩講話，一定要等長輩走後再可離開，說是有禮貌，耗費時間一層，當然滿不在乎。美國人在路上不期而遇，大家舉手一揮，『哈囉』一聲，各奔前程，義無反顧，決不拖泥帶水說上一套：『天氣好，你上那兒去？再會！』等等。這種特別快車似的途遇交談，好像內河小輪船在開行時，迎面碰到了另一條輪船，大家拉一拉回聲，各自向相反方向前進。

商店裏買東西，雖然是你的時間，仍舊要快買快走，方為得體。因為大商場裏人頭擁擠，一個店員服務一個櫃台，已經相當吃力，有時一個店員，要招呼到二三個櫃台，那當然更要當心快買的原則，反正貨物多是劃一不二價，決不容許你有還價的時間。

有些商場，只有一個付帳處，一批一批的顧客，等候着付款，唯有訓練極純熟的『快』手和自動付款的『快』機，才可以應付。所以你走到大商場的帳櫃地方，獨看見美國小姐一雙玉手，不停地上下忙着撥計數計，釘鏽一聲，角子大洋鈔票和帳單一起交給你，結算也快，找錢也快，很清快的說一聲謝謝，要使你留得一個快感在腦子裏。她似乎已經成了

習慣，別人看她緊張，她却很自然地演出快速度結帳的一個鏡頭。

吃快飯當然上自助餐館，可是爲了自己拿盤子，自己取菜，自己拿牛油麵包，還覺得慢，就有更簡快地自動餐（Automatic）的發明，這種館子開設在紐約下城一帶，跑進去先換好從五分到半元的美幣，各種冷飲，各種小菜，一起放好在玻璃框子裏，價目多已標明，你想吃什麼，就按照他的價目，投入美幣，拉出來就可大嚼，節省了結帳付款的時間。

各公共場所，多裝有免費飲水處。用紙杯子喝水，喝完了就丟掉，還有一種喝水機，有的用手擻，有的用腳蹴，清水會送到你嘴裏，可稱乾淨爽快。

雜貨店買香煙、買糖果、吃巧克力，要等候店員的招呼，就覺得太慢，所以車站、旅館、學校、一切公共場所，都有自動售貨機，投入美幣，把扳機一扳，貨物和找頭一起落下來，拿了就走。連油煎花生米，在地底電車站，都有自動售貨機，電車到站，走出車廂，投入五分銀幣，扳出油煎花生米上車，邊吃邊看報，萬一到站，電車開走，反正等一二分鐘，第二班車就到，這是美國調皮學生常演的鏡頭！落得再扳五分花生米吃吃，改乘

第二班車。

跑馬場用最快的照相機，拍最正確的新聞片，終點頭馬跑到，自動的照相機，早把那
只頭馬拍好，一會兒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已印出來，傳遞和印刷，何等地快速，使人咋
舌！

美國每年著名的各種運動比賽，各報社多有外勤記者就在場上打出消息，報館裏馬上
印上特刊，分送到全國各地，你在運動場看球類比賽，看完了走出大門，就有賣報童子拿
了當天當場的運動特刊，等候你買回去細看留作紀念。

美國二大通訊社 U.P. 和 A.P. 全球各地滿佈着通訊網機構，在各報社裝置自動電訊打
字機，一天到晚，不斷地打出新聞電訊，採訪全球各地發生的新聞，當天送給各國採用。
交通落伍的國家，本國發生的重要新聞，往往要靠美國的電訊來源，自己採訪的消息，反
而落後。美國新聞事業的競爭，都在消息快速一點上做功夫，大可注意！

紐約時報廣場矗立着時報大廈，屋頂四週日夜不斷地公佈新聞，都用自動電光字，活
動綴成，算是『快』的一種新聞報道！

美國各級學校裏的考試，採用測驗方法，用「十」「一」記號，減省筆答的時間，同時限制時間，在快的條件下測知學生的正確成績，原來美國人以快為寶的作風，也靠學校教育的力量。譬如交卷的先後，做教師的一定在試卷上紀錄好，達到成績相同的學生，就以交卷快慢做等第的標準！

拍小照要費沖洗底片的時間當然嫌慢，最近發明了一種照相機，把拍攝和沖洗底片的一套工作併在一個機器內。一面拍照，照拍好，捲捲來便經過一種藥水，就替代了沖洗，等到拿出來，照相已經印好。從拍攝到印好照相，只有幾秒鐘就完成，比之拍照和沖洗分開的照相機，要快得多！

紐賽州有一個遊戲場，裏面好多遊戲，多是快的遊戲，跑冰場上最快跑冰的表演，越快越有趣。美國人最喜歡跳的一種舞，名字叫快舞。紐約有一種冰上跳舞，也是表演各種快的姿態。

考試無線電台上的×小姐，不但要咬字個個清楚，還要說話越快越好。規定一分鐘能說多少話作標準，因為美國無線電台的廣告價目，以分鐘計算，用一分鐘多少錢，所以精

明的廣告跑街，要選擇說話最快的×小姐。每年蘇聯化大量宣傳費交給美國各電台，廣播蘇聯政策。美國把這種宣傳，當做商業性質廣告看，同時認為收聽無線電，是人民的自由，當然不加取締，所以蘇聯常常利用美國廣告掙客的賺錢主義，同時迎合美國人喜歡快說的脾氣，選擇說話最靈快的×小姐做廣播員，在美國電台，竟有蘇聯講話的一個特別節目！

走進美國公司商號以及一切學校機關，不停地搭搭作聲，看到美國小姐一雙玉手演出最靈快打字的鏡頭！好比我們商店裏管帳先生一只手打算盤的姿態，一樣地迅速純熟！所以考試打字小姐，要拿一分鐘能打若干字來做標準！

美國人走路快，說話快，吃飯也要快，一切交通工具當然要快！美國人天生就一種快脾氣！連大小便都想快！快是美國人的精神所在，是一切前進的原動力！

受人歡迎的警察

談到美國警察的作風，我想中國人聽到了，一定會覺得奇妙，英美警察的職權，一樣

是爲了保衛治安，也一樣有各種違警律的制定。但覺得奇妙的，是近千萬人的大紐約市，除了少數交通警察外，很少見到警察在街上巡邏，也不容易找到警局。有一次我因爲要考領駕駛汽車執照，在事前紐約的交通局給我一本駕車考試須知，裏面有數十個必須考試的問題，我特地把這許多問題澈底研究，以求完全明瞭。曾記得裏面有一個問題，說是你開車如果闖了禍，不論事情大小，應該先辦理什麼手續？答案中規定馬上到你出事地點的警察局，報告一切。我就想這件事確是重要，可是我在紐約市，從未見到警察局和警察派出所，就請教西友如何找尋警察局，他就領我到我居住地的警察分局去，我一看與普通寫字間毫無分別，既無門崗，更無荷槍實彈的警士，當然我因爲看慣了我國的警察局和派出所，都有一種武裝的佈置，所以不容易找美國的警察局了！

我的西友，再對我說這一間寫字間內，還藏着無數武裝警士呢，我真像空城計裏的老軍們，看不出『十萬大軍』藏在何處。

後來他把這間小寫字間裏的若干祕密電紐，和對講電話的作用，講明白後，我纔瞭然於其中設有許多電化裝配，都是直通警察大本營，用來調兵遣將的。繁華的紐約市，下城

爲熱鬧的商業區，有時還碰得到一兩個武裝警察，上城都是住宅區，清靜寬廣的人行道上，只見娘兒們牽着狗或是推着小兒睡車前進。真難得碰到一個穿着制服手提小木棍的警察先生。可是每隔若干條街道，就有無形的警察，和電桿木一起終年站立着，那就是裝在電桿木上的「警察對講電話匣」。這種特殊電話匣有二種，一種是警察專用的，那當然純粹爲了警務應用，一種是普通市民通用的，要是你在路上需要警察來服務，就可走到路邊電話匣旁，開了匣門，取下聽筒，就有警察來和你講話了，但這種「電化警察」的站崗辦法，還需要與人民知識程度配合。前年秋天，我和幾位美國朋友駕車遊紐約郊外的熊山，歸途在公路的山崗上，暮色蒼茫中，汽車拋了錨，真是四顧無人，行不得也哥哥，這位美國朋友便提議還是找尋警察講話，我當時想，山野荒落，如何找得到警察呢？他說這一段山路，一定有「警察對講電話匣」，後來竟給他找到了，說明地點及警察的分段號數，警察便駕了汽車來救險，還送我們進城。

美國警察的服務，以守法不自私爲第一，我在美國，看到好多電影，都是用盡各種方法來描寫警察服務精神，我想這是美國化的製片政策，可是這種宣傳，已經有了成效，目

前美國社會上，好像都有一種自然的輿論，信仰警察，認警察是一切正直無私的代表，不像政客的狡猾好用手段，所以大家愛護警察，服從警察。平時警察在街上指導人民，總是和顏悅色，尤其看護一般兒童，格外週到。在紐約幾條小學校所在地的街道，在午刻十一時十二時之間，在校門前的街道上滿佈警察，如臨大敵，這一個鏡頭在上海演出，一定認爲出了什麼亂子，其實是紐約警察先生一個最平常的節目，原來他們正在照料兒童，安全走過熱鬧的馬路。

倫敦著名的標準英國人，便是警察先生，高大健碩的個子，戴上一頂像上海救火會員所帶的尖頂制帽，立在馬路上指揮車輛，十足表演沈着、老練、紀律化的英國作風。我有一次在倫敦的銀行街，向警察先生問路，我自問不算矮小，可是他還是彎背低頭來和我講話，講完話，對着我從上至下，作一個全身的巡視，在板板的面孔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經過這一次印象，使我下次不敢多向他們詢問，原因極簡單，是受不住他們的全身巡視，使我感覺到東方人體格的不夠魁偉，爲之慚愧。

我最佩服倫敦海德公園的警察先生，穿上畢挺的黑制服，因爲身軀高大，手裏所拿的

木棍，更顯着微小，挺胸凸肚，慢慢地踱出去，一眼看到一大羣，一大羣的人在草地上演說，他靜靜地走近人叢中，也側着耳朵細細地聽講，儘管你講的是什麼主義，或是什麼新奇的學說，以及各種政治問題，只要演講者和聽衆沒有犯到違警律，他就很自然的離開這一大堆人羣，再到另一處露天演說的地方去做自由聽講員，不加干涉。有時走到濃陰深處，遙望青年男女相互偎抱，演出各種香豔甜蜜的鏡頭，他的面部表情，一會兒繃盾，一會兒露出會心的微笑，再離開這地帶，走到兒童樂園那邊，和小天使說幾句玩皮話，走到大樹下，和獨自閱讀的老姑娘談上一談，再搖搖擺擺向着他意中所要去的地方前進，這種神態，十足表現着忠實服務的精神，用冷靜的頭腦來分析一切，用老練的手段來應付一切，好像世界上只有倫敦的警察，是最懂得法理和制度，也最能維持社會秩序，這確是皇家忠實信徒的作風。

至於紐約的警察，正和倫敦的警察，成了一個反比例，雖然他們也穿上制服，但是輕快活潑的姿態，從他手裏拿的小木棍，隨便前後左右搖動，這一點上，便可以理會得到！華盛頓也有一個微小的 China Town，那裏開着不少中國菜館。有一次我在熱鬧的 F 街

上，請問一位警察先生，如何尋到中國菜館，他滿臉笑容的和我邊談邊走，他問我幾個有趣的問題：『你打過日本人沒有？你們作戰好久，爲什麼現在還不能安定？你是不是共產黨？』等等。我心裏想，他已費了時間，陪我走到中國城，我應該有些謝意表示，當時我就說要是你有時間，可否同吃一次中國菜，他回答：『謝謝你的好意，這是我應有的服務，再會！』掉頭就走。

美國人歡喜說笑話，警察也不能例外，只要法律上許可，像中國人所謂『無傷大雅』，也就不以爲奇，所以美國大腿戲院裏，往往有一二幕噱頭，描寫警察上差的插曲！無中生有的喜劇，目的在乎使觀衆發笑，台下的警察，看了也隨衆大笑，認爲做戲是做戲，事實是事實，滿不在乎，並不認爲侮辱警察，演出大打出手或禁演等一套殺風景的舉動。美國人遇到女人最歡喜說幾句俏皮話，警察先生又不能例外，有一則笑話，說有一次在某一個場合，一位妙齡姑娘，被一位風流少年追逐，寸步不離，姑娘奔向警察先生那邊訴說，希望禁止這位少年的行動，那位警察先生很自然地向她點了一點頭，笑着說：『要是我落了差，脫去了制服，見了你我也要追逐呀。』這雖然是笑話，可是把美國警察的輕鬆活潑，

已完全表演出來。

美國的祕密警察，與各國一樣穿便服，把番號放在上裝裏面，遇有公事接洽，先拿出番號來再執行。美國的 F. B. I. 就是他們的調查統計局，是一種祕密特務機關，在這次大戰時期，這個機關的情報工作，在他們國內外，都有驚人的成績，就以目前論，美國各層社會內幕，都有這種祕密警察參加，各種旅館，各級學校，以及一切公私社團，都在他們服務範圍以內，他們在不損害自由的條件下，把每個重要人物和每個團體，調查得十分清楚！留待必要時的參考應用。原來民主國家，也有他們的祕密工作，但是他們的祕密工作，却又決不侵犯人身自由，決不妨害民主。

海濱浴場中的游泳熱

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新大陸人民的愛好自由與天性活潑，假使拿整個人生來作比喻，美國人像常處在少年時代，換句話說，他們的活動，真與兒童和青年一般的天真。沒有一個兒童不喜歡弄水，沒有一個青年不喜歡到水邊遊戲，因此美國人的游泳熱，比任何

國家要顯著，最熱烈最精采的演出，是在海濱浴場。一入夏季，各地公私海濱浴場，完全開放，男女老少，成羣結隊，像瘋狂似的奔向海濱浴場，向海水中找尋快樂。紐約市的位置在大西洋邊岸，自然獨多設備極好的公共海濱浴場，供給數百萬市民免費應用，這種浴場，確是市政建設上一種大計劃。

紐約最大的海濱浴場有二，一個叫做 Manhattan And Brighton 海濱浴場，是紐約著名的消夏聖地，位在 Coney 島上，有六英里長一英里寬的地位，這裏包括各種娛樂，最著名的勝蹟，有一條三英里的甲板路，這甲板路是木製的人行道，建築完全像大輪船上的甲板，只許人走，不准車輛行駛，在這甲板上排列了無數長鐵椅，一任遊客憩坐，一面可以看海濱浴場裏各種男女的游泳活動，一面又可以遠眺大西洋裏澎湃的海浪。這裏又有極舒適的飯館，精美的冷飲和英法大菜，一應俱全。這浴場裏的各種露天遊戲場，也在夏季裏應時開放，並有音樂廳，奏演出各種不同的音樂，此外還有一個 Liberty 花園，園裏有各種不同的彩色遊戲，吸引了不少遊人。

從各國來紐約觀光的成千萬旅客，都以一游這個消暑聖地爲樂事。紐約的 P.M.T. 地

道車，可直達該島，交通也很方便。

此外另有一個偉大的游泳池，稱爲瓊斯海濱浴場（Jones Beach），距離紐約市有三十英里，在紐約乘長島鐵路，再轉公共汽車，就可抵達。這個海濱浴場，雖然沒有前文所述那個浴場來得偉大，可是紐約市民，也爭先趨赴，原因有兩點：第一，從紐約到這個游泳池，必須經過幾條公路，都是紐約著名的三線或四線的單程大道，公路建築的舒適和現代化，比較紐約市內的馬路還要好，美國人原以駕車出遊爲一樂，同時又可到達海濱浴場，再來一個嬉水的娛樂，所以成雙的男女，甚至於合家老幼，駕自備汽車到瓊斯海濱浴場，格外來得多，這算是雙重尋樂。第二，因爲瓊斯海濱浴場的沙泥，特別細潔，比紐約任何海濱浴場來得有趣，我在紐約一年餘，到瓊斯海濱浴場的次數最多，我的游泳技術並不高明，可是最喜歡到海濱浴場去浸海水，看到美國人的游泳，完全把他們的肌肉，和海水日光相奮鬥，那種興味，真是十分濃厚。

美國人到海濱浴場游泳，他們的注意力，又在領略日光，所以又有「日光浴」和「曬太陽」兩種俗話來代表海浴，因爲皮膚經過太陽光的炙曬，在身體上要增加不少抵抗力，

這完全是一種健康運動。海濱浴場的沙灘上，有兩個好鏡頭，一種是紅、黃、藍、白的障日大傘，成千成萬的插在沙中，遠遠望去，像秋天的落日晚霞，真是五色繽紛，蔚為大觀。另一種鏡頭，是肉的表演，小姐們，少婦們，一大批一大批的曲線美，姿意欣賞，只有到海濱浴場，纔能享到這種豔福。

美國的男人，平常逢到有女人的地方，假使不穿長褲，認為極不禮貌，可是到了海濱浴場，却是例外，男男女女，大家都穿着游泳衣，男子上身裸體，只穿着一條游泳短褲。女子最新式的游泳裝，衣料減少到幾乎成爲全裸，上身好像祇有奶罩，只把乳峯遮蓋，下身只有一條極度緊短的三角褲，這樣的鏡頭，只有在海濱浴場中演出，不但毫無半點不自然的意思，並且是一種很平常的男女交際活動。

記得我第一次在紐約瓊斯海濱浴場漏臉，同行的有男友二人，中美各一，美國女友三人。我和另一位美國男朋友駕車前往，到了目的地，男女分開到更衣室換了游泳衣。出來同到海濱游泳，這算是我的海濱處女浴，回想起來，當時我真像一個『處女』，看到她們穿了幾乎全裸的游泳衣，躺在沙灘上，談笑自若，我感覺到十分緊張，幾乎坐立不安，活

潑俏皮的美國姑娘，看出我的弱點，把我一把拖到海濱，強迫我落水。嘻嘻哈哈，拍手大笑，這一個活潑輕快的動作，照美國的風俗，算是海濱浴場上極普通的節目，因為遊伴同來，有人就違反了同樂的意思，在交際場中，也許算是大不敬，可憐我十分清瘦，雖然也有幾分『骨感』，可是在動人的『肉感』隊伍裏，只覺得相形見拙，就鼓不起興趣去游泳了。

到海濱浴場，除了游泳外，有好多種沙地活動，小孩子們帶了小鏟刀小鉛桶玩弄沙泥，樂此不疲，兒童自有他們的興趣，當然為成人所理想不到的。姑娘們常常做了沙灘上的美國足球，被她們的男友或是旅伴，提起了她的兩手兩足，上下左右地搖動，有時被一個男孩子搶到了，抱住了她逃走，好多男朋友追上去奪回，此去彼來，怪聲叫喊，算是暢快的尋樂，男女間的關係，到此境界，完全打破！在青天白日之下，沙灘上一雙雙一對對情侶，相互擁抱着，也毫無顧忌！

海水奇冷，所以大家從海水裏出來立刻到沙灘上仰臥，把沙堆在身上，使身子發熱，有時也有把身子完全埋在沙泥裏，只露出一個頭部，這是美國姑娘的戲沙玩意，她們也以

這套把戲去對付男友們的頑皮，美國人男女老幼到海濱浴場去，正和到禮拜堂做禮拜，一樣地熱心。

玩的地方，一定有吃。瓊斯海濱浴場的吃，十分簡單，充飢的只有煎牛肉餅夾圓麵包，和香腸夾長麵包二種，此外獨多冷飲，像冰琪琳、汽水、牛奶和可口水等一應俱全，其中以啤酒一項，最受人歡迎，男男女女，喝得酩酊大醉，倒在沙灘上，這是常見的鏡頭。

在海邊游泳，不時有風浪突起的危險，當然他們的安全教育，十分注意到這一點，岸上有瞭望台，監察男女客人，不准離海灘過遠去游泳，在海邊劃定了危險境界，有警察乘了救生船滿載救生員，隨時巡邏，以防萬一。所以在海濱游泳，常常聽到警笛聲，這就是救生船上的警告，一定有人撞到危險境界了，在海裏最快樂的游泳，叫做「衝浪」，等候浪潮衝過來，男男女女迎着浪去跳躍，越衝越遠，越遠越深，上下浮沉，可是這種遊戲，不善於游泳的，決不可嘗試，隨時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

女人騎在男人的頸項裏，在海裏競走遊戲，有時男人用頸項的力量，把女人拋入海

中，男人再做救生員將她救起來，也是海浴中常玩的噱頭。中國俗說戲水鴛鴦，真可爲美國男女青年海浴寫照。

總之，美國人愛好海浴，無分男女老幼，一到海濱，真像「如魚得水」，只要換上游泳衣，白髮老翁，早忘記了自己的高齡，紅顏女郎，也忘了自己是女性，在海濱儘量的運動，儘量的行樂，一幅極樂世界圖，展開在新大陸的每一個海濱，個人得到健康，羣衆養成活力，海浴的功能，是否僅止於爲遊戲，却也是值得深思的。

整齊清潔的華盛頓街路

在一個微風拂拂陽光和煦的下午，我到了美京華盛頓。那是一個象徵着民主的城市，四周都是森林，大多數的建築，既不過高，也不過低，不像紐約的市容，擠滿着許多高聳雲霄的摩天大樓。並且屋旁大都留着許多空地。

我在 McCombs 旅館裏稍爲休息了一下，帶着興奮的心情到馬路上去散步。成羣結隊的汽車，來來往往的奔馳着。街道很清潔，而且特別整齊。一個陌生人只要費上幾分鐘工夫

就可以認得全城的大部份街路了。全城以 Capitol 大廈爲標準點，分爲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大區。在熱鬧的區域，凡是由南至北的街道，都拿數目來分別，例如第一街、第二街；凡是自東到西的街，都用英文字母來分別，例如 A 街、B 街。那些斜穿的馬路，又用各州或大城市的名稱來作爲路名，如紐約路，本薛伐尼亞路等，其中要算本薛伐尼亞路最長，華京的街路，實在最合乎大家的理想。

雅淡的白宮

次晨十時，我已到了本薛伐尼亞路一千六百號——白宮 (White House) 的面前了。白宮的房屋雖不高大，但它連空地所佔的全部面積有十八英畝。在屋旁的空地上，種了八十種不相同的樹木，景色美麗極了。

除了總統的臥室和辦公室外，白宮的其餘各室都一律開放，任人參觀，富有平民化的精神。

白宮的牆壁是用佛基尼亞的灰色沙岩築成的，漆上白色，所以名爲「白宮」。這座建

建築物是長方形的，有一百七十呎長，八十五呎闊。連地下室共有三層。基石是在十八世紀末年奠定的。它的外觀又莊嚴又樸素。每年來參觀白宮的遊客有一百萬人之多。

我先到東廳（East Room）去參觀。那是白宮各室裏最大的一間，長八十七呎半，闊有四十五呎。地板漆得很亮，光可鑑人。三盞壯麗的水晶燈座，懸在離地板二十二呎高的天花板底下。室中陳設的器具非常精美，色彩也佈置得十二分的調和，極能引起遊客的歎賞。在東牆和西牆有四只壁爐，爐上邊的裝飾是用法比兩國的玫瑰色大理石刻成的，美觀極了，好像見到了新嫁娘的臉，那樣地令人可愛。在這四個壁爐的上面，裝着四面鍍金的鏡框，框中嵌着華盛頓、林肯、哲斐遜和富蘭克林的半身瓷像；那些瓷像是由法國名技師精製的。此外，還有兩幅著名的畫像，一幅是斯兜阿脫（Gilbert Stuart）畫的喬治·華盛頓，另外一幅是安特劉司（A. F. Andrews）畫的馬泰·華盛頓，這兩幅像畫得栩栩欲活，富有吸引力，真不愧是名家的手筆。在其餘的牆壁上，佈滿着浮彫，都取材伊索寓言。影得活潑生動，令人百看不厭。

從東廳出來，我先去看次大的餐廳，此廳可以容納一百零七個食客。全屋的牆壁嵌着

英國綠木，天花板上有灰泥的浮雕，牆壁的一邊設着一只大壁爐，爐邊鑲着一塊很大的寶石，上面供着林肯的肖像，由胡佛總統親手懸掛的。整個餐廳配上綠色的裝飾品，窗簾和地毯等都用綠色的天鵝絨製成。

在同一層上，還有藍室、綠室和紅室，都是把陳設的顏色來題名的。藍室是總統的私用會客室。室作長圓形，所以也有人稱之爲卵形室。室裏的牆壁是藍色的，窗簾也是藍色的，上面飾着許多金星，這是白宮裏頂漂亮的一間，器具的考究，自然不言可知道了。在綠室裏，牆上鑲嵌着一層白瓷板，罩着一層綠色的天鵝絨，掛有哲斐遜等總統的肖像。紅室裏裝飾着紅色的窗簾，室裏陳設着日本大使送給羅斯福夫人的洋娃娃，牆壁上懸的是羅斯福和克里扶蘭的肖像。

我費了三小時，遊遍了白宮裏准許參觀的各室。這時飢腸轆轆，不得不帶着快慰的情緒踱出來，白宮好比是一朵白蓮花，具有澹泊、文雅、大方的特性。

華貴的國會議事堂

翌日上午，我又去參觀了美國的心臟，一億三千萬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發源地——國會議事堂大廈（Capitol）。這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建築之一，畫棟雕梁，不是筆墨所能盡述的。

此一大廈基地有三英畝半，四周空地佔着五十九英畝弱。大廈所用的石頭，是採自馬薩諸塞的大理石和佛基尼亞的沙岩。它北部的基石，是在一七九三年九月由華盛頓總統隆重地舉行奠基典禮。主屋完成於一七九七年。全屋作長方形，長七十八丈，闊三十三丈。建築費用化去一千六百萬美金。這算是美京最大的屋宇。每晚電燈照耀得雪亮，更顯出華貴莊嚴的氣象。

國會議事堂的正門鑄有新大陸發現人哥倫布的銅像，左右兩邊塑的是和平神和戰神。中間的大門，是一對十噸重的銅門，於一八五八年在意大利設計，後來請德國人繆勒（Muller）鑄造的。門上面刻有哥倫布的事跡。正中的圓頂屋有三百另七呎高，外面漆着白色。頂上立着一座十九呎高的自由神像，俯瞰着全城。圓頂屋圓蓋的內部，畫有華盛頓獲得自由和勝利的圖。在底部，四周是哥林多式的立柱，共有三十六根。柱頂線盤的中部

(Friese)，周圍有三百呎，高有九呎，這上面裝飾着許多濃淡的壁畫，畫的都是哥倫布等名人的故事。在圓頂屋裏還陳列着華盛頓和林肯等八大名人的雕像。牆壁上還繪着簽署獨立宣言等的歷史畫。這簡直像一座藝術之宮，細看起來，不是一天可以欣賞得完的。

國會議事堂除了星期日和列假日外，是全天開放的。大理院和上下議院都在這座大廈裏。大理院僅有一間。室作長方形，可容一二百人。上議院在它的旁邊，佈置得非常精緻；下議院比上議院大，佈置也大致相仿。

國會議事堂好比是牡丹花，具有富麗堂皇的特點。有人說美國人的儉於白宮而豐於國會議事堂，為重視立法機關的明證，這雖是一種臆測，但却含着至理。

國會圖書館

離開國會議事堂不遠，有一所化了十八億美元，在一八九七年造成的意大利式的建築物，就是著名的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這是全美規模最大，藏書最富的一個圖書館，共有藏書五百萬卷，其中有中國書數萬卷。據說世界各國的圖書館。除了中日兩

國之外，所藏漢文書數量最多的，就要算這個國會圖書館了。館中所藏除了書籍外，還有各種圖表、油畫、地圖、樂譜和無數手寫稿。

留美的中國學生裏，也間或有人到這裏來搜集材料的。管理漢文圖書的職員，是一位陝西籍的同胞。

國會圖書館的建築，在十九世紀末葉，公認是營造上的一件傑作。在他的底下有地道，達到國會議事堂開會，議員們需要參考書的時候，只要通行地道，到了圖書館中，一索即得。

圖書館全屋是長方形的，長四百七十呎，闊三百四十呎。屋基佔地三英畝半。牆壁是用名貴的白色花崗石和白瓷磚砌成的。全屋三層，底層是總管理室和盲人閱覽室等等，第二層是議員閱覽室，期刊室和騰錄室，在中間的圓頂屋下面，就是大眾閱覽室。各室中大的一間，稱為中層廳（Central Stair Hall）。

走到中層廳去，先要經過一條小小的走廊，這條走廊裏陳設着八個女神的像，頭頂的天花板是用金葉裝飾的。遊客到了中層廳裏，無不驚歎它的精美偉大。廳裏的地板是用五

彩的大理石砌成的。中央是一塊光滑的黃銅，向着四面八方放射出一條條的光帶。周圍都是精光的意大利大理石，哥林多式的圓柱托住了笨重的穹窿。各種各樣的雕像，嵌細工的東西 (Mosaic)，浮雕和圖畫，佈滿在各個適當的地方。那些浮雕是馬蒂尼 (Martini) 的製作。他在白色的大理石欄桿上雕出各種行業的人物。在扶柱上還有許多的美麗小天使。

一個遊客見了各間廳室的廣闊，圓頂屋的偉大，不免要驚異起來，以為自己進了大人國啦。你瞧瞧：圓頂屋的直徑有一百呎，各室的窗有三十二呎開闊，柱有四十呎高。各處苦心經營的灰泥細工，做成各種東西：拿着花環的安琪兒咧！鶴鷹咧！女人的臉咧……每件都做得活潑生動。在八根大柱上，裝飾着巨大的人物，象徵着宗教、科學、詩歌、法律、哲學、歷史和商業。在扶手上，有幾個學術名人的青銅像。圓頂屋的環邊裏，是勃拉希裴特 (E. H. H. Blassfeld) 繪的壁畫，描寫十二個時代的文明演進狀況。

國會圖書館像國會議事堂一樣，富含藝術的意味。我在倦遊的歸途中，回味着一切，好像剛吃過橄欖的樣子。

美國茶

上美國朋友家去做客人，並不是普遍地有享受吃茶的權利，這一點是中西習俗不同的地方，在中國，客來備茶，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一種不成文的法律了，但在美國，他們所謂「茶」，另有一種解釋，是指「點心」而言。吃的時候，除了預備幾杯茶之外，特別每個人都要吃極簡單的幾色西點，慢慢地一口口的吃着飲着，這情景，真與中國人邀請三朋四友的飲酒有些類似，至於美國人的喝酒，却真是一大杯一大杯的喝，二三瓶啤酒，往往一傾而盡，不足為奇，這裏用「喝」字來形容美國人的飲酒，在他們真可以當之無愧。不過喝茶二字，未能與他們的實際動作相符，因為美國人吃茶，需要「慢慢吞細細飲」，與中國人吃酒一樣的費事。

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對比：中國人喝茶，美國人飲茶；中國人飲酒，美國人喝酒。

美國有一種專供吃酒的所在，這就是酒吧（Bar）無論是開設的地點，開放的時間，都可與中國的菜館相提並論。美國的車站街道以及任何的娛樂場所，籠罩着特有寧靜而輕鬆

的氣氛，只有 Bill 是例外，他好像不甘寂寞，密佈在各大街小巷中，自清晨起至深夜十二時，出入的客人，絡繹於道，其中的角色包括男女老幼。乘着酒興，上至國家大事，下至米鹽瑣屑，無所不談，有時甚至吃醉了，縱酒高歌……，沒有吃醉的，決不會忘記爲他的女友付清酒資，這似乎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Lady First 的口號，在美國社會中，尤其是在酒吧中，仍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一切風土人情，在這兒表現得最澈底，給海外旅行者一個良好的考察機會，正像中國的流風習俗，顯現於街坊間的茶館中一樣。假如你預備赴美考察的話，別忘記這兒是發掘海外珍聞的地方，這裏有無盡的寶藏。

只要化幾個小角子的代價，可以給你喝酒，供你休息，又有享受各式各樣珍聞的機會，真是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爲呢！特別是遠寄海外的我，處在如此熱情而輕鬆的 Bill 中，不禁想起了祖國的茶館，懷戀中帶有一些怡悅，在萬里之外，竟也有機會領受類似祖國茶館中喝茶的情調。

所不同的，這兒喝的是酒而不是茶，可是它的方式，畢竟與喝茶太相像了，所以在

杯中喝酒，我特地爲它題了一個別號，稱爲「喝美國茶」。

聯合國大會側影

愛好新奇，差不多是人類的天性，在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中，四五十國代表，會集一堂，真是洋洋大觀，充分滿足了我好奇心的要求，因此把當時所見所聞，最感興趣的，分段錄在後面。

聯合國會址之爭

靜靜的成功湖，在紐約城外二十里的郊區，到聯合國大會的會場，一定要經過紐約最漂亮的大中央公園路（Grand Central Park High Way）這條公路的精緻雅潔，顯然是經過了二十世紀科學的洗禮。

去年開會時，正在秋天，氣候溫和，大自然也似乎奉承聯合國代表，使他們在這麼好的天氣中，舉行第一次大會。聯合國的會址，未確定在成功湖畔以前，曾有過幾度的選擇和變遷。

聯合國會議，既決定在美國設置會場，使美國四十八州的人民，感到無上的榮幸。

爲了獲得這榮幸，每一州人民都希望會場設在自己的土地上，問題因此發生了，大會並不需要四十八個會場，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競爭，競爭的結果，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最佔優勢，兩方各有理由，不肯退讓。

紐約州人民的理由，是爲了紐約是美國文化中心，大會當然要在一個能夠代表全國性的都市中舉行，加州人民所持的理由，卻說這次大會中最重要國家，都在東方，並且加州中的舊金山，是聯合國召開籌備會的所在地，飲水思源，籌備會與大會應在同一地點召開，況且舊金山風光明媚，四季如春。不僅如此，若從軍事上的位置來看，也是一個重要所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動機發生於珍珠港之被襲，爲了監督珍珠港，奠定世界永久和平起見，世界和平的機構，設立在珍珠港，應毋庸議。

當時兩州的宣傳及爭論，確是非常劇烈，很像競選時期一樣熱烈的爭取着『投我一票』。其實會址的確定，只是聯合國工作的一小部分，甚至是無關緊要的一部分。後來擇定在成功湖，然而聯合國是否成功，畢竟是一個謎。

閃電式的翻譯

聯合國會場的門外，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一個圓形的旗架，四周插滿了各國的國旗，五色繽紛，煞是好看，飄揚在明亮的日光下，正像生辰蛋糕旁的小燭，一樣光輝耀眼，象徵着聯合國大會的前程無量。

第一次聯合國大會，在去年八月召開，當時我以來賓的資格，去參加盛會的，心中就覺得有一個困難問題，將要發生。從前我曾有過這樣的經驗，與一個言語不通的外省人，或外國人在一起的時候，各人藉以表情達意的口語，便會完全失去效用，現在這許多國家的人物，聚合在一起，語言隔閡，一定要造成會場中最大的麻煩。事實卻不然，歐美人利用縝密的頭腦和科學方法，一切困難，自可解除。

會場入口處，有特設的四個問訊處，各掛着一塊牌子，上寫「中國」「英國」「法國」「蘇聯」，譬如你只懂法語，可到掛着「法國」牌子的窗口去問訊，裏面的女職員，就會用很流利的法語，回答你的問題，對於其他各國當然也是如此。問訊處的那些年青女職員們，更有陪伴來賓參觀會場的義務，不過允許參觀的時期，每星期只有二三次，參觀者必

須在事先和他們接洽好，不然一定會敗興而歸。

初入會場，猶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眼見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新奇有趣，尤其是每個座位上，都裝着和電影院中『譯意風』一樣的聽筒，具有四個電紐，把聽筒套在耳朵上，立刻可以聽見在會各國代表的辯論。他們的語言雖不相同，但經過神妙的翻譯方法，傳到聽筒中，完全成了清一色的英語、法語、中國語或蘇聯語了。我第一次在聽筒中聽見的是英語，爲好奇心所驅使，用手去掀動電紐，聽筒中立刻變成了法語，經過好幾次試驗，我知道這四個電紐，擔任着翻譯中英法蘇四國語言成爲一國語言的任務。我們中國人，只須掀動『中國』的那個電紐，聽筒中立刻可聽出各國代表的演詞和談話，已全用中文譯給你聽了。

譯成中國話，和各國代表說話的時間，相隔不過一二秒鐘，不僅是言語的意思完全相同，聲調的高低快慢，抑揚頓挫，都和原發言者一模一樣，這種閃電式的翻譯法，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因此會請人陪我到播音室去參觀，地點是在會場二樓，共分四間，每間專司一國語言翻譯，如第一間專把各國代表的話譯成英文，供英國人收聽，第二間專譯中文，

所以譯員必須精通中英蘇法四國言語，才能勝任，言語上的扞格，藉此獲得完滿的解決，這不能不算是一個新奇的方法。

此外，在大飯廳的四周，有各國紀念物及特產出售，也可說是一種新奇的點綴。中國的刺繡，在這兒大出風頭，生意奇佳。

郭代表儉約可風

美國新聞事業發達，當聯合國開會時，各報館發動了大批新聞記者，用高價收集珍聞，但因大會開會情形，各報均有記載，不能算是奇聞，爲了要標新立異，不得不另出冷門，從各代表的私人生活中去找題材。

其時會有兩個很動人的笑話：

聯合國大會中，各代表乘坐的汽車太多，如何安置這些交通工具，不致妨礙秩序，浪費光陰，確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當事者會化了許多時間，研究這個問題。

到大會來的汽車，距會場一哩路以外，即有特派的管理員，指導你應該怎樣進入指定給代表或來賓的停車站，停車站中更以A B C D將各國汽車分類，如中國人的汽車，用C

字做符號，如果你是中國來賓，一進入來賓停車站，找C字汽車的編號，就能找到你的汽車，這件事，英美人做得相當純熟，所以赴任何約會，從來不會因找不到汽車而延誤時間。

有一次，紐約市長約各國代表到熊山 (Bear Mountain) 去遊覽，從赫德遜河 (Hudson River) 乘船可以直達，事前規定了出發的時間，在赫德遜河畔集合，我國代表郭泰祺因未有自備汽車，打電話僱出差汽車到來，急急趕去，已經誤時，幸虧警察見是中國代表落了伍，急忙加以援助，備了巡邏汽船，開足馬力追去。第二日，美國報上，即有這一段消息：認為郭代表儉約可風。

美國的建築物，都是非常偉麗而且整齊，數十層的房屋，自底至頂，形式都極相似。因此，住旅館找房間，非經過一番訓練不行。有一次，某國代表回旅館去，無意中走錯了門號，闖進一個女客房間中去，很冤枉地受了那女客一頓責問。在中國走錯房間，只要說一句道歉的話，就可完事，但歐美人却視為沒有得到允許，隨意闖入別人的房間，是大大的失禮。喜歡記述零星瑣事，披露各代表笑話的美國記者，於是又把這事加以渲染，作為

笑談。

倫敦地道車

美國人喜歡新奇，什麼東西都比保守成性的英國人來得漂亮，唯有地道電車是例外。

倫敦的地道電車，密佈在大倫敦市的地底下，無論軌道的計劃，車站的建築，各線的銜接，都有驚人的表演，至於地道車站的清潔美觀，和車輛的華美舒適，更是美國地道車所不及。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首都，英國人的君子作風，特別要在倫敦做成模範，加以倫敦的人口快到千萬，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完全靠地道車，所以每一個旅客進入倫敦市，當局就會指導你向百老匯路五十五號 London Transport 公司，免費取得地道車的路線一覽表。你拿了這張表，可以通行無阻的到各處去遊歷，既經濟又便利！我為好奇心所驅使，一到倫敦，就按照地道車的五條路線，全部乘坐完畢。反正票價十分便宜。經過這一次硬性的坐地道車笨方法之後，居然把倫敦東南西北的交通要道，完全弄明白，時間整整費了一天，化錢却不到一鎊。

倫敦的地道車，有一個全市一律的標準牌子，式樣和顏色，設計得十分美觀，一個深紅色圓圈中間，橫着一條黑牌襯托出 Under Ground 幾個白字。這一塊黑底白字牌，把深紅圓圈劃成兩半面，上半面寫 London，下半面寫 Transport，這一種地道電車的標準牌子，很明顯的裝置在地面上，告訴你地道車站就在這牌子的地下。這牌子上裝着電紅燈，倫敦戰後爲節省電費，任何地方，任何公司商號，一概不准裝置電紅燈，唯有這塊地道車牌子的電紅燈是例外。

倫敦的地道車分爲五線，第一條路線最長，包括整個的大倫敦市區，叫做「大都會線」。這條路線的裏圈，都是最熱鬧的區域，很像從前上海的六路圓路。行駛圓線，沒有上行下行的分別。凡是在這條路線圈裏所經過的車站，從任何車站上車，都可以達到，這是初到倫敦的旅客，最容易認識的一條地道車路，我當然也如此，第一次就在這條路線上「團團轉」打了好幾個圈子，把每個車站的名字記清楚了。

記得當時，我會向友人很誇張地說：「我已經會得獨自乘坐地道車了」。那位先生回答我道：「是不是你會乘圓路的地道車」？他進一步說：「這是鄉下人進城坐車的死辦法！

你要詳細知道如何乘坐倫敦地道車的方法及路線，至少要費一星期研究……」我才知道倫敦坐地道車的複雜，這條路線的外圍都是通至郊外的電車，和火車聯接，二三分鐘一班一班地連續開行，隨到隨乘，所以無須早些到站候車，也無所謂遲到，總之你一到地道車站，就有車子來接你！倫敦四方郊外與市內交通的聯絡，這條路線是最重要的主幹。

第二條路線叫做 Bakerloo Line，把市區的 Baker Street 做中點，東北至西南分成二路，一部份路線和大都會路線相同，都是到郊區的主要幹線。第三條路線叫 Piccadilly 線，Piccadilly 線，是倫敦最熱鬧中心點，這條線經過的地方，當然都是在市區部分，很熱鬧的區域。第四條路線叫 Central Line，從利佛浦街到伊林百老匯路，橫貫在市區的中央，而以牛津街為中心。第五條路線叫 Northern Line，當然是偏於北方的路線。這五條路線用五種顏色分別，第一條用綠色，褐色代表 Bakerloo Line，藍色代表 Piccadilly Line，紅色是中央線，黑色是北方線。你一進地道車，就可以見到這種不同顏色的路線地圖，指示你乘坐各種路線的車輛。

地道車站的月台，在白石的牆壁上寫出車站的名字，在地底電車進入車站的一分鐘

前，牆壁上已經都有地道車標準牌子的記號，同時標出車站的名稱，等到車到月台，無線電擴音機中，已經在喊着車站的名稱，因為停車和開車，都在快速度中進行，不得不有耳聽眼看雙管齊下的辦法，這是給陌生旅客的一種便利。倫敦地道車不像紐約的地道車，採用投五分鎊幣的入口辦法，一律要買票乘車，地道車一天有幾百萬人乘車購票，各地道車站的購票，是一件極複雜的活動。

旅客到地道車站，除排隊購票之外，另有各種自動機器購票辦法，譬如你拿了五便士，要買一便士的票，你儘可把五便士投入一便士的票筒，牠會把一便士的票子，和四便士的零找，聽到鐘聲一響，都給你送在筒口。有了如此簡便迅速的購票辦法，但畢竟因為乘客擁擠，還常常排了長隊等候着。

這次大戰中，英國男女同在戰地服務，所以在普通的車廂裏，除了遇見了老弱有讓座的義務外，對於女子已與男子同等看待，爲 Lady，而讓座已不常見，可是倫敦的君子作風，却在地道車裏，還可以看到。

華盛頓故居的佛能山

遊覽美京的人，如果不到佛能山（Mount Vernon）去一遊，是覺得很錯過機會的。佛能山離開華盛頓十五哩，屬於佛基尼亞省區內。從華盛頓到佛能山可以乘船或坐汽車去。那一天，我坐了船，在波多馬克湖（Potomac Lake）裏開行，湖水清澄，兩岸景色很好。一向住在城市裏的人，到了這地方，別有一種耳目清靜、舒服、胸襟舒暢的感覺。我和同船的遊客談談笑笑，大約一小時，就到了目的地。

踏上青翠的佛能山，走到美國國父華盛頓的故居前，買了門票，由招待員領導，走進屋子去。招待員好像是一位考古家或歷史家，對於每件東西都有詳細的說明，尤其關於華盛頓的事跡，知道得非常詳盡，並且談吐不俗，對人很有禮貌，遊客有所詢問，無不詳細解答，毫無厭惡的態度，所以極能引起遊客的好感。

屋裏的陳設，都保存着華氏生時的故態。足見美國人對於偉人的尊崇了。

據說華盛頓故居的主屋，是在一七四三年由乃兄經手建造的。一七五九年春季，華盛

頓娶了一位年輕的富孀葛斯蒂絲 (Martha Custis) 爲妻，就在這所屋子裏度着甜蜜的新婚生活。華盛頓住下後不久，把屋子擴充起來，加建了一層樓房和幾間附屋，並且將全屋粉刷了一下。他們夫婦兩人在這山明水秀的地方，一直住了十五年，日子過得很清閒。直到一七七五年，華氏離開了那裏，到波斯頓去充任革命軍首領，爲民主與自由奮鬥。他在外六年，奔走各地，沒有回鄉的機會。第七年上，他因公經過故里，纔回到佛能山與家人一敘。

美國革命成功，華盛頓被舉爲大總統，他先後任職了八年，於一七九七年卸任，又到鄉下去隱居，在家讀書，研究政治和文學。隔了二年，在一個寒冷的殘冬。這一位劃時代的偉人離別了人世。再過三年，他的愛妻也接着逝世了。他們死後，這所屋子就遺給族人。族人不大注意這所造在冷落地方的房產，從此廢棄不用，也不好好的修理，弄得漸漸破落起來。直到一八六〇年，有一個名叫坎寧芳 (Ann Pamela Cunningham) 的見到保存古蹟的重要，集資二十萬美金，購下這所歷史性的古屋，僱匠修葺了一番，並且很努力地訪問父老，搜集史乘，把屋內的傢具，一件一件照着華盛頓生時的樣子陳設起來；任人瞻

仰。

這座古屋是長方形的，面對着波多馬克湖，屋旁有花園和草地，佈置得又古雅又幽美。在古屋的北部，有一所宴會廳，廳裏的天幔是由法國藝術家設計裝飾，花紋之精巧，無可形容，廳裏的壁爐，用大理石做邊飾，也配合得很好看。最能吸引遊客注意的，是法王路易十六贈給華盛頓的一牀地毯，地毯是五彩的，上面織着極細緻極複雜的景物。此外還有比勒（Patio）與司梯維脫（Stewart）兩氏所繪的華盛頓像，畫得栩栩如生。屋裏有一間廣闊的廳堂，牆上有著色的嵌線，懸着行獵時所用的號角和四把指揮刀。我看了這些東西，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華盛頓很威武地騎在馬上，帶着號角和武器，背後跟着幾個隨從，在曠野裏奔馳，追逐禽獸的一幕。在樓上，華盛頓的臥室裏，放着他臨終的臥榻，和乃母坐的搖椅；一切陳設，完全和他生前一樣。

華盛頓生時，收藏許多書籍，可是在他死後，散失了不少，現在祇存不多幾卷，還保存在他的書房裏。他生時所坐的椅子和寫字檯也陳列在那裏。

名垂萬古的華氏，素尚儉樸，所以他的居室佈置得並不富麗，簡直看不出是一位元首

的居處，這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走出古屋，就是一塊廣大的草地。在草地的南面，築着華氏的坟墓。坟前古樹參天，常春藤爬繞在各處。在那高偉的碑旁，葬着這位善始善終的大人物。遊客們站在墓前，默默地脫帽鞠躬。

從墓地出來，我走到附近的一個小亭子裏，那裏放着一具自動的售貨機。我照着機上的說明，投下硬幣去，轉瞬間，就送出我所要的紀念明信片。我一連購了好幾張，就在旁邊寫上幾個友好的地址，發給他們，作為紀念。那裏還有關於華盛頓的書籍和各種美麗的畫片可以買到，我也選購了一些。美國人對於偉人的崇敬和保存古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

我以崇敬的心情，憑吊了這個古蹟。

時候已近黃昏了，我就坐了汽車回到熱鬧的京城裏。在短促的歸途中，我作着種種遐想。

美國人的特殊作風

到新大陸後，從各層社會裏所聽到所看到的，和國內情形一比，簡直大不相同，總之，是自有一種特殊的格式，我就給牠來一個名字，稱為『美式』。用英文講是 American style，也可叫做『美國作風』。

這裏描寫的美式，不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大問題開頭，而要先從『女性』說起，我可以武斷地講一句，美國人都是根本崇拜女性的，很有些像紅樓夢裏的賈寶玉脾氣，十分愛護女性。無論任何場合裏，有了女性，就圓滿了，一切活動，好像都是爲了女人創造的。走進美國社會，看到女人的勢力和權威，可說完全是由於美國男性甘心馴服所造成的。拜倒石榴裙下的那種描寫，在美國男性看來，幾乎認爲天經地義，自然的法律。

好萊塢的女明星和紐約百老匯路時報廣場一段夜總會（Night Club）裏的女歌后，她們窮奢極侈，享盡人間樂事，當然不必談。就是各大公司的女店員，各機關的女書記，以及大學裏的女學生，都能演出『唯我獨尊』的氣概，自然也有她們所征服的男性，隨時隨地

在導演或養成一般目中無男的美式女性。

美國有一個字叫 *Service*，意思是服務，好像專為侍候女人創造的名詞。男女交際，男性就要牢記『服務』的偉大，否則就一輩子交不到女朋友。在美國女性可以指揮男性做各式各樣的服務，男性也以爲越多越好，以博得女性的稱心滿意。在男女交際場中，如果女的說出我很滿意一句話，在男性心理上，便認爲無上快樂，無上榮幸。美國歷史上有好多大文豪、運動家、名演說家，都由於女性獎勵成功，真是不勝枚舉。我們一看美國電影裏男性受女性鼓勵的戲劇，就是一種有力的鐵證。這次大戰，美國少爺在世界各戰場作戰，全美國鼓起勞軍運動，把歌后影星以及交際場中的美國小姐，用飛機送到各戰場去慰勞將士們，這是一個最聰明最有效的勞軍節目。當時各戰場中的『頂好』勇士，在無線電裏聽到了這個消息，面部上都露出一種會心的微笑。

美國小姐到了相當年齡，和男性交際，絕對自由，星期六星期日，女兒在家沒有男朋友來拜訪，或出去遊玩，在她自己覺得是最難爲情的一件事，父母的心理上，也認爲不很體面。要是女兒在週末或是星期日，男朋友來約她出遊的人愈多，便益覺得光榮。這真是

『美式小姐』莫名其妙的交際。

在美國人日常的談吐裏，往往脫不了興趣（Interesting）這個詞兒。原來美國人的生活都以興趣爲中心。一旦缺少了興趣，簡直會發生不要活的心理，等於重視『不自由，毋寧死』一樣。美國人既然如此重視興趣，所以個個人充滿着天真活潑的氣象，不像中國人那樣老成持重。和美國人談話常常可以聽到興趣這個字，彷彿是他們的口頭禪或應酬話，好像中國人相見時，總得先問一句『飯吃過了沒有？』由此可以見到中國人的生活着重於吃飯，美國人的生活着重於興趣。

有一次我在一個美國人家吃飯，主婦一定要我講遊美觀感，她說『It's Interesting.』我就微笑着回答她：『在你們的談話裏，興趣很多，我也聽得很多了。現在要我來談興趣的事，好比小巫見大巫，你們反會不感興趣了。原因很簡單，這個興趣實在不確實，不誠懇，完全是應酬敷衍話，那裏會引起人家的興趣呢！』那位主婦也點頭稱是！

美國人無論開會、治事、研究以及辦公，無不含着濃厚的興趣，這樣子做事自然提得起精神，精神好，效率也會高了。

美國人無論男女老幼辦了一天公，至少要有一次興趣的遊戲，或是吃喝。所以一到他們散班之後，家裏就坐不定，大家到公園、啤酒店、電影院、音樂會等地方去尋興趣的快樂，有些不到這些地方去的人呢，至少要駕駛了自己的車子，上城下城的兜風，或者停在郊外，望望野景，聽聽鳥鳴，也算找到了他們底生活要素——興趣。

他們爲了獲得興趣，耗費汽油和時間，完全不放在心上。

你只要看美國人談話時的姿態，頭一扭、肩膀一聳、眼睛和鼻子都在活動，來助長他的神氣，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費力來講話呢？原來也是爲了增加聽者的興趣啊！

美國人在交際上有與中國最不相同的一點，是招待客人，要表揚自己的好處。自己的優點，當然要儘量說出來，就是不十分愜意的東西，只要是他自己所有，也要特別裝腔作勢，描寫其好處。在美國人家裏作客，主人必然殷勤招待你看東看西，房子的建築，如何設計優美，一切設備，如何精緻舒服，甚至一塊草地，一條地氈，一架鋼琴，都要向客人稱道。吃飯的時候，更會特別稱讚他自己的酒菜怎樣好，這種招待客人的情形會使初到新大陸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弄得莫名其妙。其實美國人有一個極簡單的原則，就是

屬於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希望各人說一聲有趣，或滿意，在他們爽直的心理中，認為我用最好的東西來招待客人，客人一定會滿意而發生興趣了。換了中國人在家裏請客，那種自謙的作風，如對於自己的設備和酒菜，避免用「好」字，甚至說出種種謙詞，在美國人也一定會弄不清楚，反覺得這主人是有失敬意了。

「世界第一」，是美國人的普遍心理，這種現象，隨時隨地可以見到，各種工商業廣告，稱讚美國自己的出品，當然說「世界第一」。紐約市是「世界第一」繁華的海口，恩派亞帝國大廈有一百零四層，當然也是世界最高的建築物。我在美國和美國朋友談話，時可以發現「世界第一」的口頭禪。最可笑的，是在旅行指南上，指出舊金山的中國城（China Town）是「世界第一」的中國城。其實舊金山的「中國城」，不過有了中國宮殿式的建築，和中國僑民，中國接線生等等而已，當然比不上我們中國的「中國城」。還有「世界第一」的中國式炒麵，也是紐約一家中菜館裏標出的招貼，我去坐了一次，可說完全沒有中國味道。

美國少爺小姐的奢侈，是世界聞名的，可是他們在經濟上的畫清界限，毫不通融，却

也使人驚異，夫婦經濟，各自獨立，已是司空見慣，子女成婚之後，兒媳要是仍舊租住父母的房屋，要按月付房錢，朋友有通財之誼，然而美國朋友是例外。好在美國保險銀行和撫幼養老等公共安全制度，辦得最有成績，所以各人的生活，相當安全。只要有職業，無需東挪西借，最熟識最知己的朋友，在飯館裏碰到了，同桌吃飯，一邊吃，一邊講，末了各付自己的賬。機關或是學校裏的同事，常常有會餐，商談公事，好在他們是分食制，儘管爲了公事會餐可是公事談畢，未了仍各付各賬，除非事先說明發請帖，從來沒有人會鈔的。

有一次我在紐約考試駕駛汽車，以期取得駕車執照，爲了避免臨時偏促，事前先向美國朋友借了一輛汽車來練習。這位朋友，我相當熟悉，他當然很願意幫我的忙，可是他說：『所耗汽油，要你贖還』。我曉得美國人的脾氣，馬上說：『當然照辦』。

等到我練習過後，照油表上所耗的汽油量，贖還他的汽油費，他收了我的鈔票，再仔細去查看油表，我更明白美國少爺自有這種錙銖必較的脾氣，不等他問我，我就對他說，『是不是我所付的汽油費還不夠？』他說是，我又問相差多少，他很快的說：『似乎還要

給我一角五分』。

你想朋友臨時借車，要付油費，在中國簡直不成爲交友之道，何況這小數一角五分，還要核算清楚，豈非笑話。但在美國，像這樣的情形，却認爲是極平常的，也極正當的，我真佩服他們的坦白認真。

富麗的鹽湖城

我國江蘇省的鹽城，並不以產鹽著名。美國于泰省（Utah）裏有一個鹽湖城（Salt Lake City），倒是名符其實的產鹽之地。同時在文化上講，在于泰省裏，鹽湖城也處於領導的地位。鹽湖城是于泰省的大城市，佔據着一塊很大的面積，城的東首，有淮沙豈山（Wasatch Mountains），西面和西北面就是產鹽的大鹽湖（Great Salt Lake）。鹽湖過去，是亞桂爾山（Oquirrh Mountains）。

在數世紀前，鹽湖本來是一個清水湖，它的面積，要比現在大十倍，差不多佔去于泰省西北部的四分之一。那時鹽湖最深的地方有一千呎，靠近城的一邊，祇有九百呎深，後

來因爲氣候變化和水流轉向之故，鹽湖裏的水漸漸減少，成爲現在那樣大小，並且在湖底留着大量的鹽質，竟有六百萬噸之多，真是一個不易開盡的富源。

現在的大鹽湖有三十五哩闊，七十五哩長，深度祇剩二十呎至五十呎，鹽的成份，祇地段而異，有些地方含着百分之二十八，有些地方祇有百分之十五。但隨便那一處的湖水，密度都大得驚人，湖水足以托住人體，不會沉下去。不過鹽湖裏的水，是會刺痛眼睛、鼻孔和咽喉的，所以不宜在湖水裏多逗留，否則這是最好練習游泳的地方。

在鹽湖裏有許多小島嶼，上面棲息着各種禽獸。其中一個最大的名叫安蒂洛普（Antelope），島上有野牛等動物；還有一個較大的叫弗呂蒙島（Fremont Island），在一八四二年弗呂蒙船長和他的船員曾經到過，現在這島上闢爲大牧場，養着許多羊羣，一望無際的綠草地上，映襯着雪白的羊羣，好看極了。到了這種地方，可以忘却塵世間一切俗事，希望自己也來充名牧羊人，在這清靜綺麗的地方，度着幽閒的歲月。

鹽湖裏有一條長堤，堤上以及湖四周的鹽灘，每年蒸製大量的鹽，裝運到各地去銷售，鹽湖城的富裕，大部份是鹽造成的。

鹽湖城是摩門教（Mormon）徒的居處。在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摩門教第一批教徒，共一百四十八人，由勃呂方楊（Brian Young）領導，踏入這鹽湖旁的盆地，在城裏住下來。這一隊移民，歷盡種種艱難，跋涉了一千多哩，才達到這地方，真是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壯舉。摩門教在九十五年之內，有了驚人的發展，信徒之衆，超過百萬名。

鹽湖城是一個極有趣的地方，那裏的建築很美觀，街道的坦闊，勝過美國任何城市，在街道交叉地方，作正三角形，路旁種着樹，在樹蔭下散散步，望望蔚藍的天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鹽湖城自從摩門教徒移入後，刻意經營，把于泰省極西部的不毛之地，慢慢地墾殖起來，變成了許多可耕的農田。

城裏的猶太人禮神堂（Tabernacle），是世界聞名的。堂廣可容一萬三千人，圓頂造得偉大極了。城裏的殷富，足以表示摩門教主商業才幹的老練，遠勝於傳道。

鹽湖城的地勢，拔海四千二百呎以上，附近風景美麗，假使騎着馬或者坐着汽車，在城外慢慢地開行，望着旁邊的花崗石壁，和那些特殊的野花野草，吸一點清鮮的空氣，也

就別饒佳趣。

在鹽湖城的附近，還有很富的礦藏，金、銀、銅、鉛、鐵、煤等都有，怪不得鹽湖城會那樣的富庶。

從紐約到美京

在紐約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東方的巴黎——上海，這不是沒有原因的。美國的商業中心紐約市，處處顯出類似上海的繁華，而又過之。由紐約往西，無論乘火車、汽車、飛機，都可直達華盛頓，正像上海到南京一樣，其間的距離，要比京滬間長一半，但是完美的交通工具，創造了縮地的方法，使那些遠隔異地的親戚朋友，以及戀人們，減少了地遠人遙之嘆。

由紐約到華盛頓，有三種交通路線，最迅速的當然是空運，航行在紐約上空的飛機，正如春光明媚時節，中國鄉野的紙鳶一樣，隨處可見。若問這些紙鳶的牽線處，便是離紐約十哩的（La Guardia）機場，那就是一個紐約市民用最大的飛機場，平均每五分鐘有

一隻飛機升降，載送着那些具有旅行熱的人們。

如果你不慣於坐飛機，而希望有一個舒適而安逸的旅程，可以去坐火車，那裏最有名的火車公司是 Pennsylvania 和 New York Central 兩公司，每半小時來往一班，所以乘客雖多，絕對沒有擁擠之苦，下午十一時後，更有一種臥車設備，具有舒適柔軟的床鋪，和家庭及旅館中相彷彿，明窗淨几，色調和諧，真有賓至如歸之樂。

平時，乘飛機幾十分鐘可達華盛頓，乘火車需四小時，若改乘公共汽車，或自備汽車，非五六小時不可。不過在具有「旅行飢渴」的美國人看來，在旅途中多流連三四小時是無比的樂事。在這兒他們絕對不會感到光陰的浪費，而在工作的時期中，却可以在途中發現他視若無睹的直向前走，如搶救水火一般的急，一分一秒都不肯虛度，也許在中國人的眼光中，這是他的畸形作風，失去優閒的意義。實在他們知道能利用光陰，堅守着工作時工作娛樂時娛樂的信條。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從紐約的上城（Up Town）116街出發，作紐約至華盛頓二百三十二哩的旅行，事先曾約幾個外國朋友，駕着自備汽車同去。到了那天，他們因

爲有別事，以致失約，於是我唯一的伴侶，只剩了汽車中的一架小收音機，陪伴我在紐約道上，開始作一個寂靜的旅行者。

那時正當初夏，綠肥紅瘦的時候，綠葉成蔭，處處有一種蓬勃的氣象。薰風不但吹濃了樹葉，並且吹起了美國人的旅行熱，也正是蓬勃的時候了。公路沿途的每一個公共汽車站上，有三明治、糕點、冰水冷飲、糖果等出售，專供旅客們應用，我憑窗望着那些結伴遊行的多少男女老幼，熙來攘往，沖淡了不少旅途的寂寞。

美國人視旅行，好像中國家庭中的打牌，同爲一種普通的娛樂，平均每星期要旅行一次，這種習慣的養成，與他們的物質條件，有極大的關係。美國交通工具發達，設備完善，足以鼓起他們旅行的興趣，更何況有一種專門爲旅客而設立的全美汽車協會，又稱汽車俱樂部。因它的英文名字是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簡稱爲『A. A. A.』，寫的時候，三個A字並列在一起，中間一個比較大些，他們做了這種符號裝在車子上，就證明這是汽車協會會員的車子。現在上海有幾輛從美國帶來的汽車，也有這一個賽銀的符號。

在美國，你如果要學習駕駛汽車，可以入該會，做他們的會員，做會員的唯一條件，必須有自備汽車，好在美國人的汽車，較中國的自行車還要平民化，一般人不必憂慮沒有入會的資格。全國四十八州，他們都派好招待，專為會員服務，只要你拿出會員證，A.A.的招待所會替你在途中照料一切，如代定汽車票或飛機票等。

因為美國公路太多，紐約和華盛頓之間，尤其像珠網一樣的佈着，初來的人猶如入了八卦陣，莫知所從，每一條公路旁，有圓形或盾形的路牌，盾形的代表國道，圓形的代表省道，路名都以 1 2 3 4 和 A B C D 排列，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公路中，A.A.A.公司中的職員們，擔任着為旅客揀選距離最短而風景最優美的路線的責任，當時我也的確受到不少的幫助。他們專為旅客們印好一種路線圖，用紅色的箭頭指示你前進的方向，用綠線指出你要經過的路線，沿途所經過的都市，有一個簡單的說明，使旅行者一目了然，真是一本完美的旅行指導，直到現在，我還好好的保藏着。

在 9 A 公路上，沿着赫德遜河進行，遙遙望見華盛頓橋，矗立在波光蕩漾的赫德遜河上，河水映着橋影，也映着白雲，飄忽無定。在我的感覺中，山使人靜，水使人動，而白

雲與流水併在一起，最足啓發人的思潮，我想起一七七六年前的白雲，同樣在這兒飄浮，怎能夢想到荒涼的新大陸，在一百多年間，完全改了另一個面目，「成事在人」，我更確定了這樣的一個信念。

不久我的汽車已到達赫德遜河底隧道口，從紐約過赫德遜河的隧道，計有二條，一是 Holland Tunnel，一是 Lincoln Tunnel，約有二哩長，我鑽入 Lincoln Tunnel，好像進戲院一樣，必須化五角美金的買路錢，才能進去。裏面燈光洞明，汽車經過，絕無顛簸，不知不覺我已像遊魚一樣從河底鑽出，走出洞來，就是 New Jersey 州的領域了。該州招待旅行者十分客氣，客人首次入境，便把我們的人和車抬到半天高，使剛從地穴裏出來的旅客，立即升入天堂，原來那兒有一座天橋，(Sky Way) 築在半空，專供行駛汽車，從高處眺望，可以看見 Newark 市的工廠林立，四郊綠蔭如煙，亦足以遊目騁懷。

有一種美，藏在那些天然與人的景物之間，三分面貌，七分裝飾，美國的都市給予人的印象，常是一種整齊偉大的美感。

過 Sky Way，我的汽車緩緩行駛在「1」號國道上，由此本來可以直達華盛頓，

但是經過 New Brunswick 以後，爲了避免走繁華的 New Jersey 州都城 Trenton 就改行『1301』國道。

New Brunswick 是一個文化城，New Jersey 女子大學及其餘二個著名學府，都設在這裏。但是從歷史的觀點看，其價值當然比不上費城（Philadelphia），沒有一個旅客會錯過機會，而不往訪歷史上勝地的。

費城是美國獨立紀念地，現在的獨立廳，就是當日會議的地方，保藏着許多古蹟。華盛頓的銅像，兀立在獨立廳前，他那沉默而深遠的目光中，隱藏着獨立革命的歷史，多少成功與失敗，多少英雄與先覺，隨着流光被埋掩了，然而埋掩不掉的是人們內心的崇敬。而今舊市廳中，掛着參加獨立革命人物的油畫像，自由鐘，華盛頓的坐椅，都被好好的保存着，正像人民的心中，保存着對於開國元勳們的尊敬一樣。

在二百三十一哩的旅程中，整潔的街道和雄偉的建築物，到處可見。離開費城，沿 Delaware 河岸駛去，風景優美，陽光映照，晶瑩奪目，成爲旅途中最能引人入勝的佳境。

我獨自觀賞了一會，車已到了渡口，預備過河，河面既無橋樑，河底又乏隧道，這以

乎是 Darwin 河的缺點。也正是它的特點，這兒我看見兩岸間，不時有一種渡船，頻頻來去。這兒所謂渡船，並不像上海黃浦江面的手划擺渡船，平均每隻船能載二十輛汽車和車中大批的旅客，船裏有指揮的人，船到碼頭，他們就指揮乘客，領取自己的車輛，從出口道登陸，然後再讓進口道上的旅客，魚貫入船。因為碼頭是活動的，隨水漲落，所以它的高低，永遠與船面相齊，下船或上岸，都十分便利。當汽車由入口道駛進去時，恍如進了停車場，誰知此身已在莽莽碧波上呢。

渡船共分三層，下面一層是停放汽車和卡車的地方，我放好汽車，便上二樓去休息。美國人真是一個善於利用光陰的民族，即使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擺渡時間，也不願虛度光陰，二樓有起坐室、餐廳、酒排，等候着你去恣意消受。畫片紀念物等，琳瑯滿目，也足夠遊目騁懷，不會感到一點兒寂寞。

這十五分鐘河上旅行的代價，是汽車費五角錢，如果在司機外加上旅客，只須每個人增五分錢。我因是自己駕駛汽車，只化了五角錢，飽覽霞光水色，賺得一種輕妙明靜的感覺。

汽車開駛在由 Wilmington 至 Baltimore 的雙線公路上，公路並列的有四條，包括來去各兩條，兩條中有一條稱爲「超越線」，汽車一連串的在公路上行走，你如果嫌速度不夠，就可駛在超越線上，加足速率，直奔前程，車行不久，美國的國外貿易中心 Baltimore，便出現在眼前。

Baltimore 在公元一七二九年開始建築，到現在發展成一個工業化的城市，養育着百萬左右的人民，並使他們都受優良的教育，以適合工業都市的需要。無可否認 Baltimore 的一切設施，具備着紐約市的繁榮，所以加上個「小紐約」的雅號，並不算過譽。這兒有霍普金 (John Hopkins) 大學，華麗的娛樂場所，太陽報以言論客觀著名，銷路極廣，在美國的新聞界上，很佔一席地位。

衡量一件事物的價值，往往視其對於人類的貢獻而定，一張著名的報紙，往往是人民的喉舌，同樣一個著名的學校，也不僅是求外表上的富麗堂皇，徒供點綴而已。

霍普金大學襯託着「小紐約」的市容，又爲「小紐約」市造成了無數幹練人才，學校教育，配合了社會上的實際生活，使那些出了學校大門的學生，能盡量展其所長，大學教

育，完全避免造就高等遊民的弊病。

教育的功能，在美國表現得十分顯著，Laurel 與 Maryland 大學內的農業專科學校，是個很好的例證。

他們設置一種農業試驗及推廣工作，專門研究怎樣改良種子，並且教育農夫，實地試驗，負起管教養衛的責任。這種工作，對於農村，裨益很大，美國農業所以發達，他們的功績，是不可忽視的。回顧我國，農村中儘管高呼着『改良農業』，『增加生產』，大學士們雖然也研究改良種子的理論，然而農村依舊破產，生產仍是落伍，最大的原因，還是理論與實踐脫節，青年學子，只在書本中研究改良，實在是『緣木求魚』，永不可得，看了別人的突飛猛進，能不惕然？

在農場裏實習的那些垢面污手的青年，你也許不會相信他們是大學生吧？然而當他們工作完畢，甚至是赴宴的時候，那種整潔的儀容，就完全兩樣了，骯髒的工作，並不減低他們的身份，美國人相信，在任何場合，能做適宜的工作，是最有意義的人生。譬如赴宴時，像一個高貴的紳士，遊戲時像個活潑的小孩，工作時大學生不妨像工匠一樣的裝飾，

一樣的工作，決沒有什麼可恥，我覺得這種信念，在中國很有提倡的必要。

經過 Bladensburg，見有兵士駐紮着，不禁使我想起了這個古代的碉堡，以及一八一四年，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人曾在此處打了勝仗，長驅直入華盛頓的情形，而今一切都隨着年光遠去了，留着這一些駐兵，說明了 Bladensburg 與華盛頓是唇齒相關的。

這時候有一個美國人來搭車，就和他談着華盛頓的近況，於是戰爭的情況，與彼德堡 (Bladensburg) 同時遺留在公路後面了。況且在這靜穆和平的都市中，非不得已難得有幾次戰爭，我不忍以戰爭的印象來破壞我心中的和平，就此拋開也罷，且看華盛頓道上，車水馬龍，不完全是片昇平氣象麼？

當時我住在 Balleria 旅館裏，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旅館，共有四百個房間，每間裝有電話，其中二百五十間，有冷氣設備，取費較昂，每日四元美金，旅館裏且有圖書館、舞廳等，足夠消磨一整天。

門臨西北十二街，是全市熱鬧中心，適當國會議事堂和白宮的中間，寬廣的街道上，行駛着流線型的車輛，車輪摩擦地面，發出輕微的「絲絲」聲，彷彿不忍把靜寂的空氣擾

動似的。街旁的建築物，最多二十層左右，不像紐約那條高插雲霄，居民也比紐約溫柔有禮，具有英倫的君子作風，這一切都喚起我在倫敦時的回憶。

華盛頓的交通工具，主要的當然是電車和公共汽車，電車唯一的特徵，只有一條軌道，美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講究經濟，並求有效，在這個原則下，電車上面的電線，便被『經濟』掉了，行駛時惱人的『隆隆』聲，也被『經濟』掉了，車輪改用硬橡皮製造，你或許會奇怪這樣的公共汽車型的電車，怎麼能夠開駛，這可以告訴你，沒有電線的電車，發電處便在軌道中，與車內發電機連絡，功用和電線一樣。

上海的電車分等級，在美國，這種界限，完全消除，竟是一律平等。無論你坐黑色、藍色電车的任何一節，又無論坐多少路，票價一律是五分，這可以減少售票者的麻煩，其實他們是沒有售票員的，即使有，也只能算半個，還有半個依然是司機，司機一面開車，一面售票，是電车上唯一的服務者。

乘客上車，只須把五分錢投在自動的賣票櫃裏，開車者就放你進去，如果你要轉車，祇要同他講明一聲『轉車』，他會給你一張轉車票子，帶到另外一輛電車上，仍可應用，

不必再費買票的手續，不過車票使用的時間有限定，過了時間，車票便作廢，好像我們買的電影院門票一樣隔場作廢。

公共汽車中，甚至不要買票，你一上車，把一角錢投在自動售票櫃中，「噹」的一聲，便算盡了買票的義務，而獲得了乘車的權利。沒有證據，無須查票，只是「噹」的一聲，剎那間便會在空氣中消逝，但是美國人並不因為沒有證據而失却個人的信用的，一紙車票所代表的意義，遠不如他們榮譽的信念來得深長，——在美國，出車錢而無須用車票證明，認為一種榮譽，——這完全是教育力量，如果換了教育程度低落的國家，此類經濟辦法，便要行不通了。

各大都市中，有該地的風景畫片等出售，含有紀念的意味，式樣與明信片類似，寄給親戚及朋友們，既經濟而又便利。此外更有一種特製的卡片，印上了許多日常生活中所必遇的事項，你只須揀一項和你現在生活適合的做個記號，如天氣一項，後面寫着⊙好 (Fine) ⊙熱 (Hot) ⊙冷 (Cool) 如果現在天氣冷，在冷字後面做個「·」號，用來寄給朋友們，它的性質，就不僅是紀念而已了。一舉而兩得，省事省時，也是美國人的一種經濟

辦法。

每當櫻花盛放的季節，落日 and 紅花，交相輝映，曾把華盛頓的忙人，騙了去欣賞街頭的『十丈軟紅』，但我沒有被騙過，偶而在路旁經過，花瓣掉落在我的脚下，却始終引不起一分好感，原因也許複雜得很。

美國不產櫻花，櫻花移植到美國，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事。日本爲結好美國，聯絡感情起見，就把大批『國花』——櫻花——的種子，移植到新大陸來。那時美國人把櫻花種子，完全投入海中，第二次日本人又來，才允許施行檢查，等到第三次才開始栽種。

直到現在，櫻花依舊在春風中盛開，然而自美日開戰，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這情景看在眼中，便有些觸目。

櫻花的開期，不過像曇花一現，瞬息即逝，遠不如中國的國花——梅花——來得清遠芬芳，若將櫻花比作趨炎附勢的俗客，梅花該是正直的君子，兩種花代表兩國不同的民族性。在中美攜手的今日，華盛頓道上，似乎種植梅花，更爲適宜。

我把這個意思說給外國朋友聽，他們也十分同意我的主張，認為種植梅花，在中美兩國的交誼上，是很有重大意義的。美國人不知道有梅花，正像四十八州人民不澈底了解中國一樣，現在我們把梅花移植到美國去，使他們知道梅花，同時了解中國是具有梅花一樣氣質的國族，外交當局，似乎可以注意到這一點。

江南景色的英國大學城

我一到英倫，就想去參觀聞名世界的大學城——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這種急切的情緒，彷彿像酒漢魯子深下了山，別的都沒見到，遠遠地早已望着「酒」字旗高掛的村莊，一樣地有興趣，有精神。何況正是中秋時期，我們選定這中國獨有的富有詩意的佳節，去遊名城；不能說是沒計劃的遊歷。我記得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們旅寓在倫敦一家公寓裏的幾位黃臉外賓，發現了，證實了後天就是中秋佳節。W兄提議，爲什麼不到江南景色的劍橋去玩一次呢？於是馬上電話通知幾位同來的遊伴，約定明天乘上午第一班火車配定頓（Podinton）地道車站集合，我們一行五人，曉師年齡最高，在旅途中詩興勃發與瑞兄唱和甚樂，承緒兄客英倫多年，當然是最合格的嚮導，臨時要我做會計，我就提議「不記帳的會計」的辦法，就是先請各位遊伴預付若干英鎊，我把它集中在一只鈔袋裏，算是「公用錢袋」，以後旅途一切開支，都在公用錢袋內取用，我每天晚上，把公用錢袋所有的錢檢點一下，發現不足，隨時請各位遊伴補充，每天如此連續下去，直到旅行

完畢爲止，再掏出公用錢袋裏剩下來的錢，平均發還。他們說我旅行不忘訓練，這是集團生活中的「信用」，相當 Smart。其實我怕瑣屑記賬，也可說是貪懶。

牛津大學在泰晤士河上遊的牛津市。有大學獨立學院三十餘個，每學院均有獨立之組織，各有教室，宿舍，及偉大之教堂。我們去參觀那天，正是星期日，所以全市充滿了教堂的鐘聲。各學院均有學院私路至牛津河。河邊都有小碼頭以供掉艇，而綠楊垂柳，風景之佳一如我國之西子湖濱。劍橋大學，有獨立學院二十餘，分佈於劍橋市，市橫跨在劍河的上面，所有橋樑與校舍，都是古色古香，各學院也都有通至劍河小碼頭的院路，被綠油地草地擁抱着，不獨做了學生唯一的天然運動場，實在是學術研究必要的自然環境，至於風景之秀麗，嫵媚，和牛津大學沒有分別，正可以互相輝映！

在倫敦很少見楊柳在小橋流水中飄蕩着，唯有牛津劍橋二個大學區的草地上，無數的垂楊，與一條細長的河流，深深地懷抱了一片油綠的草地，形成了男女青年藏修息遊的理想環境。我們參觀了二大學的研究院，知道他們不採用美國的學分制，注重人格陶冶，先生的指導與學生的學習，都在個別的接觸與談話中進行。學生開始一種學術研究，經常在

各位教授的談話中陸續計劃，逐步改進。因此學生的個性和人格，都給教授洞燭無遺，如何推進學生的研究一問題，必須在人格陶冶過程中解決，這是牛津劍橋大學的特點。至於大學教授，各學系都有定額，正教授不出缺，副教授永不能升為正教授，很有若干鬚髮已白的老教師，學術研究已斐聲國內外，而名義上仍舊是講師或是副教授，就因為正教授沒有出缺的緣故。我們在倫敦住了二個多月，覺得大都會生活的煩擾，這次短短幾天的牛津劍橋之遊，因為牠擁有垂楊綠柳，芳草如茵，我們在這詩情畫意，晴雨相宜的環境裏，大家詩興勃發，瑞兄口占有：

「雨過長堤草色鮮，西風猶喜柳如烟，一聲款乃數行鷺，吩咐波光勿問年」。

讀了至今為之神往，世界馳名的大學城富有江南景色，所以能吸引着成千萬的青年學子！

訪莎士比亞故里

一個中秋節後二日，我們訪問了江南景色的劍橋大學，把鄉郵遊覽的興趣，越發提高了。繼續作英國大文豪莎翁故里的拜謁，同行的旅伴有鄭師曉滄及子瑞、希震二兄。我們在倫敦，請邀了久客英倫的承禧兄導遊，自然旅途一切順利！提起了莎翁的大名，誰都知道他是英國文學界的巨擘，全世界劇壇的祖師，他雖然死了三百多年，但是他創造了三十部不朽的偉大傑作，正像三十七顆光芒四射的明星，永遠照亮了文藝界前進的航程。我們一邊正在想今天應該如何景仰先賢？進入莎翁故居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忽然火車停了，知已到了斯脫拉福城的車站。出站門就有英國文化會（British Council）的招待先生駕了小車來接。我們預定的旅館叫做「威靈與美麗」，在斯市的古城（Old Town）。這個旅館用莎翁的名字 William 和他母親的名字 Mary 命名，是一種極有意義地引人投宿的方法！這旅館創辦於一六九〇年，佈置相當典雅，會食堂的裝飾，完全用刀劍和野獸皮革，主人設計要顯出古色古香的意義，煞費苦心。我們一行五人，費了整天功夫，訪問莎翁的古

蹟·可以記載的：

莎士比亞的房子 (Shakespeare's House)——包括新地方 (New Place) 和莎翁的妻子安哈珊惠的屋子。此屋在一八四七年收爲國有，到了一八五七年才歸還原主。在此屋中還可以看到許多依利莎白 (Elizabethan) 時代的木、石工程。

在橋街 (Bridge St.) 的轉角，有一座規寧屋 (Quincy House) 這座房子是 Judith Shakespeare 莎翁之女與她的酒商丈夫所居住的房子。但現在已經變成爲一個茶館了。在這街另一面有一座哈佛屋 (Haver House) 是一座一五九六年的半木建築物。這座房子的得名，是因爲凱絲玲 (Katharine Rogers) 早年會居住這屋中，她後來成爲哈佛大學創辦者的母親。此屋於一九〇九年由馬立斯先生 (Mr. Edward Morris) 送給哈佛大學，作爲美國遊客的集會所。

在市府廳 (Town Hall) 中，有莎士比亞的像，爲 Wilson 所繪。

在教堂街 (Chapel St.) 之底，是新地方 (New Place Estate)，新地方本來是史脫拉福城最大的房子，是克勞伯頓爵士 (Sir Augh Clifton) 由一四八八年所建成。莎翁在一五四

七年把它買下，也就在此屋中逝世。莎翁死後，此屋幾經糾紛。在一七五七年為加思居而 Rev. Francis Gastrell 所拆毀。

在這座屋子的隔壁有座納喜 (Nash's House) 為莎翁之孫女所承繼，現在此屋已改為「新地方博物院」 (New Place Estate Museum)，內包括莎翁拆毀古屋之紀念物，莎翁五十週年之紀念物，以及其他許多當地有趣之物。

在新地方 (New Place) 的對面，有一吉而德教堂 (Guild Chapel) 在一四九五年由克勞伯頓爵士重新建造；接聯着這教堂，有一吉而德堂 (Guild Hall)，是一座半木材的建築物，在這房子的上層有一小學 (Grammar School) 莎翁兒童時代曾在這裏開始受教育。我曾考究他的史實，他父親叫 John Shakespeare，是一個無名的羊毛商和雜糧商。他自己既非書香家世，讀過小學之後，就自己努力奮鬥，造成了這樣一位空前偉大的詩聖，我一面欽佩他那包羅萬象的天才，同時不由地欣賞這銀色阿鳳河 (Avon) 環繞着的美麗地斯脫拉福鄉。

從教堂街 (Chapel St.) 到老城 (Old Town)，經過 Hall's Croft 這座老房子，據說是屬

於莎翁的女婿好而博士(Dr. John Hall)，我們在菩提樹叢中阿鳳河的旁邊，可以看到有名的三位一體教堂(Trinity Church)。

距史脫拉福西面約一哩之遠，與史鎮有幽靜小徑相通，是肅脫連(Shuttery)爲莎翁之妻安·哈珊蕙(Anne Hathaway)的小屋，是依麗沙白式(Elizabethan)的半木做的美麗農屋，草蓋的屋頂。室內的一切還保持原來的樣子，很稀奇古怪的床和其他許多紀念物，並有一個很引人的古式小花園。

此遊的感想：第一是可愛的「斯脫拉福城」真是名符其實的可愛地(Lovely Place)，可是何以那裏獨多詩意的古蹟，那當然是誕生了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緣故，照我們中國地靈人傑的意思來解釋，那末這條清潔細長的阿鳳河(River Avon)，曲折秀麗，靜靜地流動着，有着處女般的嫵媚，加上垂條的綠柳，拂動在河邊的綠草地帶，河上清波，照出變幻不定的白雲，像孩子們在藍空遊戲！小麻雀不時地跳躍在林蔭花間，彷彿報道明靜的銀河「阿鳳」早已穿上清談的秋裝，迎接詩人們的徘徊，吟唱！

第二，英國人好保守，同時也不忘情於「新奇」，所以在斯城的建設計劃，一面盡力

保留莎翁古蹟，一面設計一個最新式的劇院，建築在富有歷史性的阿鳳河邊。就是名聞全球的莎翁紀念 (Shakespeare Memorial) 劇院。據說這座劇院，一九二六年毀於火，後由司各得 (Elizabeth Scott) 重新設計建築，爲英國最現代化的劇院。專演莎翁遺著名劇，除了 (Titus Andronicus) 一種外，都由班生爵士 (Sir Frank Benson) 在這個劇院演出，等到每年的演出時期，看戲的人，有從歐洲美國趕來的！可以想見名劇的轟動一時！在莎翁紀念地，還有一個紀念圖書館，藏書萬卷，除陳列莎翁遺像外，莎翁時代之名作以及莎翁生時所用夾針及手套等物，也保存在這裏。在莎翁紀念地的附近空地上，並建立莎翁紀念碑 (Shakespeare Monument)。此行鄭師、瑞兄唱和佳作極多，我因爲訪詩聖有詩友偕行，似不可以無詩，所以讀了瑞兄「樂府馳名三百年，斯城韻事共流傳，徘徊不盡蒼茫意，古道西風又暮烟」一絕，就有一首續貂，記得是「寂寞詩雄年復年，千秋樂府絕薪傳，飛來萬里東方客，吟盡斯城晚樹烟」。算是萬里走訪莎士比亞故里的雪泥鴻爪，工拙當然在所不計。

從舊金山到洛杉磯

美國鐵路是私人企業，各鐵路公司爲了競爭營業的發展，都從迅速、準時、舒適等等各種方便旅行必要的條件上用功夫。各鐵路公司均有營業所，可以預先定位購票。並有定期來回票出售，事先可指定在任何車站下車，此種定期票可隨時與鐵路營業所接洽，改變旅行計劃，只要在規定時間及地段內，是毫無困難的。各鐵路的臥車，由一個特設的公司所經營。我有一次坐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日光快車，車廂裏有人造空氣的設備，開車時用無線電報告沿途風景，及當日重要新聞，除飯車外有酒店車（*Tavern Car*），有各種精美的佈置。入晚燈光眩目，男女旅客的笑語與音樂，合奏着交響曲，趣味叢生。

在一個炎炎的夏天，我從舊金山乘火車到洛杉磯，過了一整天的火車生活，不但知道美國鐵路情形的大概，再領略了美國西部幾個名城的風物，值得在這裏一寫。

早晨，八時一刻開車，我於八點鐘到站，由「紅帽子」送到一輛紅色的流線型火車裏，找到自己的座位。對號入座後，發現有一本精緻的小書，原來是鐵路公司印送給旅客

的宣傳廣告，一面是把日光號火車全程的地圖，如各站站名附近的名勝風景加以說明，另一面印着這列日光號火車的詳細行車時刻表。從這張表上，可以知道每站的哩數，車站的名稱，及每站海拔的尺數，以及附近的交通要道，風景名勝，重要工商業文化機關。因為這日光號來往於舊金山與洛杉磯之間，每天早晨八時十五分在舊金山與洛杉磯雙方對開一次，所以兩大終點的交通情形，也有詳細的說明。

舊金山的第三街，是東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車站所在地，火車從這兒開出，大約五分鐘左右，就可看到舊金山與亞命地溝通的大橋，這是世界最長的橋，與華盛頓大橋金門大橋並稱於新大陸。這時候正當火車進入工業區，一連串的隧道沿着舊金山灣前進，那些隧道大約需要一百萬美金一哩的造價，全美聞名的大工廠，都建築在這一帶。

火車離開了工業區，向全美聞名的住宅區百靈蓋（Burlingame）行駛，可愛的花園別墅，富麗的俱樂部，都是舊金山富商大賈的消金窟。

舊金山郊外的第一個城市是聖曼托（San Mateo），離舊金山十八哩，這裏是一個氣候極可愛的區域，橡樹（Oak）出產非常著名，那些建築物和住宅似乎和橡樹在爭一日之

長。林立在聖曼托境內的是住宅和公共建築，所不同的是橡樹是天然的，建築物是人造的，但是它們同樣的都歡迎良好氣候，這是牠們產生的條件。

火車沿着舊金山海灣行駛，一定要經過沿海海灣最深的城，稱爲紅木城（Red Wood City），顧名思義，我知道牠是一個產木的中心，這次我的印像很好，一個龐大的植物園種植着許多花木，這裏是全國植物的發源地，每年有許多花籽樹苗運到全國各部去種植。

沿途的森林連綿不斷，再前行六分鐘，綠蔭叢中掩映着一座雄偉的建築物，聽說已經到了伯羅賴托（Pal Alto），車站的南面，就是那建築物所在地，完全是斯脫福（Stanford）大學的轄地。美洲最早接受海外移民是在這一帶，如果你要考古覓勝，至今還有一些遺跡可尋，譬如聖太克勒拉（Santa Clara）地名，即是西班牙文，還有聖太克勒拉大學的教堂。早在一七七一年建築，雖然如此，西班牙人到底沒有做美洲的主人公，反被那些英國移民「後來居上」了，現在教堂依然無恙，默默的像一個久經滄桑的老人。

火車到了聖喬斯（San Jose）才開始停車，這兒離開舊金山已有四十七哩，費時五十七分，照這樣的比例約算，大概每小時可行六十哩左右，美國火車的標準速度是（Minute

a Mile)（一分鐘行一哩），現在恰合標準速度，速率之大實在驚人。其中一個原因固然是停車的次數不多，還有一個特點，美國火車用電發動，力量當然要比煤大得多了，所以火車在美國是名不符實的。車廂外面漆上鮮紅的顏色，一律是流線型，車廂裏用科學方法自動調節空氣，門窗緊閉，不須與外界交通，各種雜聲因之隔絕，雖然車行極快，卻沒有隆隆的聲音來擾亂你的清靜，在火車將開出或將到站之前，發音器中發出一連串的報告，如「聖喬斯到了！」「再三分鐘要開車了」，叫旅客早早準備，這種聲音也不是最觸耳的。聖喬斯出產的水果很多，罐頭食品的製造尤其發達，不愧是熱鬧的實業區，附近有一番Sau Holsay，譯音為「生活社」，完全是東方名字的譯音了，可見東方人在這裏也曾下過一番墾殖工夫的。

火車由聖喬斯開出，再行三十二分鐘，蓋羅(Gilroy)已在那裏歡迎我們了，這一個美麗的花果園，曾有多少次為攝影家所包圍，攝取美麗動人的鏡頭，而我只能匆匆的一瞥，留下的印像不及懷念來得多，似乎有些遺憾。

我國紳士有一種娛樂，是把玲瓏的小鳥，養在特製鳥籠內，供自己欣賞或者天天拾到

茶館酒肆，在衆人面前眩耀，引以爲榮。這種光榮，美國人似乎不能了解，也許是獨樂樂，與衆樂樂，所樂不同吧，他們愛把鳥養在樹林裏，任其自由飛翔。未到華遜 (Watson) 山谷地，遠遠就聽見啾啾的鳥鳴之聲，徒步的旅行者，三五成羣，在欣賞天然的音樂，我曾看見某書上的記載，說是西班牙人在華遜附近的賓吐湖 (Pinto Lake) 第一個發現紅木樹，於是華遜山谷中也種起紅木樹來。紅樹襯着綠葉，這是一幅如何難以描摩的畫景！「秋老丹楓殘照裏」，但紅木樹卻是終年常紅，永遠保存着青年的活力。

向西直行的火車，到斯脫屈羅佛 (Castroville) 忽然望見蘿蘿的太平洋水，車身向左轉灣，又隱藏在深山中了，彷彿他所留戀的不是汪洋大水，而是幽谷叢林，只讓旅客欣賞具有江南風味的山陵河 (Solons River)。牠與鐵路平行，水清而且冽，每當夏秋之交，河畔的山陵斯有一個盛大的集會，稱爲Fedco，據說這是美國人的風俗，屆時加利福尼亞州的人民，把牛羊趕到這兒來作公開展覽，牛羊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誰的牛羊最多，即是富翁。廣場中許多奇裝異服的男女，騎在馬上來回踴躍，誇耀自己的勇武。這種風俗雖原始，亦有一種鼓勵生產的意味，不是完全無意識的，可惜我趕不上時間來參與其盛，不

然的話，倒是很有趣味的。

火車在山陵山谷地作第二次停留，不多時繼續開行，經過沙立特（Solelad），從這個地名看來，知道當地的老祖宗，不是美國人而是西班牙人。沿途的地名，用西班牙土語極多。好像中國人在南洋曾經盛極一時，數百年後，依舊有遺跡可尋。

火車漸漸向高處爬行，快到山陵河水源了，上游的大鎮王城（King City）在霧間退去，這是出名的遊覽地方，我們因為有更好的地方要去，只能覽而不遊了。上坡路是比較難行的，火車也禁不住氣喘，我們因為早晨匆匆上道，興奮填滿了心胸，吃不下什麼東西，到這時肚中卻開始唱空城計了。

好在華貴的日光號火車中有一節特設的大菜間，終日開放，完全是極華貴的裝璜，我們進去的時候，只見穿制服的侍者，早已把菜單放在桌上，拿來一看菜單上印着的都是法文。歐美風俗，印法文表示華貴莊重，餐室內的設備，大菜的名目，都可與各都市的名菜館，爭一日之長。菜單五色繽紛，比賀年片還要講究，旅客們常喜歡帶回幾張，留作紀念，公司老闆，明瞭這種心理，大可利用，所以菜單後面，印着日光號火車的宣傳廣告，

藉着旅客的媒介，帶到各地。

菜雖說是標準的價錢，但賬單上的數目字，大得吓人，所以一般節儉的人，就自己帶一些乾點心，在車上吃，實惠多了，只有富賈大戶，才到這裏來，賞施給侍者的小賧，十分闊氣，我們因為難得有一次，不願錯過機會，姑且享樂一下，那次共用去二元美金，爲了適應「闊氣」，給小賧四角，侍者也並沒有表示出特別感謝的樣子。後來一位久居美國的朋友告訴我，四角小賧在他們的眼裏算不了什麼，普通小賧在餐價的四分之一以上，是司空見慣的。

十二時十二分到達帕索勞勃斯 (Pass Robles)，海拔七二二公尺，是山陵河發源的地方，至此山未窮而水已盡，印第安人在道旁來往的很多，大致身體強健，聽說該處有一溫泉，印第安人常喜歡到那兒去洗澡，溫泉對於他們的貢獻，着實不少。

阿太克達羅 (Atascadero) 照西班牙語的解釋，是深而神秘的意思，其實照我看來是並不符實的，地勢比帕索勞勃斯更高，並不見深，富有的農戶都住在這裏，生活安逸而舒服，有什麼神祕呢？車向下坡走去，漸行漸慢，無線電中報告出第三站到達的消息，從舊

金山到洛杉磯的路程，已過去一半了。

現在車頭又向太平洋沿岸進發，到康薩伯新（Concepcion）十四哩外，可以看見燈塔高聳在太平洋上，好像一個先覺者，給人類帶來光明。

沿途那些地名，都是奇怪的西班牙語，西班牙的風俗也遺留一些在古舊的村莊裏，如蓋弗洛太（Gawola），譯成中文是「海鷗」，小小的村落仍保持一些原始的風味，農村間的種種遊戲，常在這裏與高采烈地舉行。

三時二十五分到哥利太（Gleeta），這個名字的來歷，也是因為紀念一八二八年所造的船而定名，遠遠可以望見聖太蔭河（Santa Yacy）的發源地聖太蔭山，西班牙的建築家在聖太蔭河灣裏造了許多西班牙式的花園住宅，每年八月有一天稱為「老西班牙日」（Old Spanish Days），西班牙人都到這兒來聚會，聖太白白拉（Santa Barbara）更是聚會的大本營。

克伯透利（Car pinteria）西班牙語是木匠店之意，原來一七六九年有人在這兒發現印第安人所造的獨木船，就稱這兒為木匠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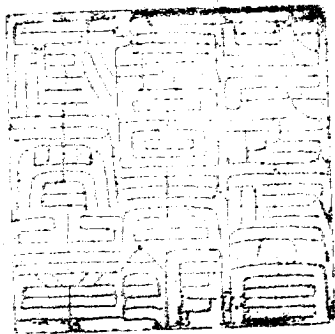
下午中國人家吃一些食物，免除飢餓，稱爲吃點心。西洋人稱爲午後茶，火車中也有吃午後茶的地方。上面說過，我因爲難得有這個機會，無論什麼都要嘗試一下，這時提議到咖啡車裏去，人造的空氣把溫度調劑得恰到好處，音樂靜靜地奏着，有打撲克的，有喝咖啡的，有閉目靜思的。咖啡室的另一半是圖書館，舒服的沙發上躺着看書最好。無論是愛動的或愛靜的人，在車上不愁沒有去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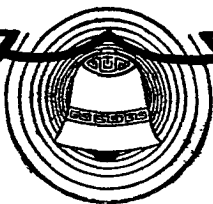
三百九十五哩在匆匆中過去，火車到達文丘拉（Ventura）這出名的海濱娛樂場對於車中的人們是一個極好的吸引物，誰都想到這裏來消磨過炎炎的夏天。

五時三十四分到朋彼克（Punbank），那兒製造飛機的兵工廠十分著名，美術照片的出產也多，供給好萊塢電影公司，到好萊塢去的旅客在克蘭特（Glendale）下車，因爲克蘭特城旁有一個山坡，是到好萊塢去的大門。

洛杉磯（Los Angeles）的聯合車站，壯美極了，聽說是化一千一百萬美金建築成的，我六時一刻到站，別的旅客早已定好住宿的客棧，只須雇車前去。我卻麻煩了，拿着行李雇一輛出差汽車，車夫問我開到什麼旅館，我說：「只要有房間空着的旅館就得了。」原來

那天恰是星期六，旅館都掛上「客滿」的牌子，我只得坐着汽車在街上兜風，車夫的服務精神相當好，幫我找完六家旅館，還是得不到休息的地方，直到暮色蒼茫的時候，承蒙第七家旅館不棄，歇了下來。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戰 後 西 遊 記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叔 異

發 行 人 蔣 志 澄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2400)

校 整
： 自

滬 · 本

2/2-0.15

7
476226



8.20

